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40B

# 封神傳 卷九

## 第八十三回 三大士收伏獅象吼

一鈎明月半輪秋，三點如星仔細求；獅象有名緣相立，慈航無著借形修。  
朝元最忌貪嗔取，脫骨須將罣礙休；總爲諸仙逢殺劫，披毛帶角盡皆收。

話說準提道人命水火童子，將六根清淨竹來釣金鼈；童子向空中將竹枝垂下，那竹枝就有無限光華異彩，裹住了烏雲仙。烏雲仙此時難逃現身之厄。準提叫曰：烏雲仙，你此時不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烏雲仙把頭搖了一搖，化作一個金鬚鼈魚，剪尾搖頭，上了釣竿；童子上前，按住了烏雲仙的頭，將身騎上鼈魚背，只逕往西方八德池中，受享極樂之福去了。正是：

八德池中開戲耍，

金蓮爲伴任逍遙。

話說準提道人收了金鼈，趕至萬仙陣前，通天教主見是準提，怒冲面上，眼角俱紅。大呼曰：準提道人，你今日又來會吾此陣，吾決不與你干休！準提道人曰：烏雲仙與吾有緣，被吾用六根清淨竹，釣去西方八德池邊自在逍遙，無罣無礙，真強似你在此紅塵。

中擾攘也。通天教主聽罷大怒，正欲與準提廝殺，只聽得太極陣中一人作歌而出：

大道非凡道，

玄中玄更玄；

誰能參悟透，

咫尺見先天。

話說太極陣中虬首仙提劍而出，誰人敢進吾陣中來，共決雌雄？準提道人曰：文殊廣法天尊，借你去會此位有緣之客。準提道人把文殊廣法天尊頂上一指，泥丸復開，三光迸出，瑞氣盤旋；元始天尊遞一旛與文殊，名曰盤古旛，可破此太極陣。文殊廣法天尊接旛作偈而出：

混元一氣此爲先，

萬劫修持合太玄；

莫道此中多變化，

汞鉛消盡福無邊。

文殊廣法天尊歌罷，虬首仙大呼曰：今日之功，各顯其教，不必多言。仗手中劍砍來，文殊廣法天尊手中劍急架相還。未及數合，虬首仙便往陣中而去。文殊廣法天尊縱步趕來，虬首仙進陣，便祭起符印。只見陣中如鐵壁銅牆一般，兵刃如山。文殊廣法天尊將盤古旛展動，鎮住了太極陣。廣法天尊現出一身法來，怎見得，有讚爲證：

面如藍靛，赤鬚紅髯；渾身上五彩呈祥，遍體內金光擁護。降魔杵滾滾紅焰飛來，金蓮邊騰騰霞光亂舞；正是太極陣中，皈依大法現威光，朵朵祥雲籠八面。

虬首仙見廣法天尊現出一位化身，甚是奇怪。只見香風縹緲，瓔珞纏身；蓮花脚下，虬

首仙無法可治，正欲迴避，文殊忙將網妖繩祭起，命黃巾力士拿去蘆蓬下聽候發落。廣法天尊收了法像，徐徐出陣，上蓬來見元始曰：弟子已破太極陣矣。元始命南極仙翁去蘆蓬下，將虬首仙打出原身。仙翁領命至蓬下，見虬首仙縛住一團。南極仙翁對虬首仙口中念念有詞，道聲疾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虬首仙把頭搖了兩搖，就地一滾，乃是一個青毛獅子，剪尾搖頭，甚是雄偉。南極仙翁回復元始天尊，命元始分付，就命廣法天尊坐騎，仍於項下挂一牌，上書虬首仙名諱。次日，老子與元始親臨陣前，問通天教主何在？左右報與通天教主，逕出陣前。老子命文殊騎了青獅，至面前，老子指與通天教主看曰：你的門下多有此等之物，你還要自逞道德清高，真是可笑！就把通天教主羞紅滿面，大怒曰：你再敢破吾兩儀陣麼？老子尚未及回言，只見兩儀陣內，靈牙仙大呼而出曰：誰敢來破吾兩儀陣麼？正是：

袖裏乾坤分上下，

兩儀陣內定高低。

靈牙仙逕出陣來，問誰敢來見吾此陣？元始命普賢真人曰：你去破此陣，走一遭。遂將太極符印付與普賢真人。真人至陣前曰：靈牙仙，你苦行成形，爲何不守本分，又來多此一番事也？只怕你咫尺間現了原形，那時悔之晚矣！靈牙仙大怒，仗二劍飛來直取。

普賢真人仗手中劍火速忙迎。未及數合，靈牙仙便往兩儀陣中而去。普賢真人趕入陣內，靈牙仙祭動兩儀妙用，逞截教玄功，發動雷聲，來困普賢真人。只見普賢真人泥丸宮現出化身，甚是凶惡。怎見得有讚爲證：

面如紫棗，巨口獠牙；霎時間雲籠紅頂上，一會家瑞彩罩金身。瓔珞垂珠掛遍體，蓮花託足起祥雲；三首六臂持利器，手內降魔杵一根。正是有福西方成正果，真人今日已完成。

話說普賢真人現出法身，鎖住靈牙仙，仍用長虹索，命黃巾力士將靈牙仙拿去蘆蓬下，聽候指揮。普賢真人破了兩儀陣，逕至蘆蓬上，參見老子。老子命南極仙翁速覓靈牙仙原身。南極仙翁領命，將三寶玉如意把靈牙仙連擊數下，靈牙仙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白象。老子分付將白象頸上也掛一牌，上書靈牙仙名諱，與普賢真人爲坐騎。復至陣前，通天教主見青獅在左，白象在右，不覺大怒。正欲上前，只見四象陣中，金光仙大呼曰：「闡教門人不要逞強，吾來也！」乃作歌而出曰：

妙法廣無邊，身心合汞鉛；今領四象陣，道術豈多言？二指降龍虎，雙眸運大玄；誰人來會我？方是大羅仙。

元始見金光仙出得四象陣來，勇猛莫敵，忙分付慈航道人曰：你將如意執定進四象陣去，直須如此如此，就變化無窮，何愁此陣不破也？此是你有緣之騎。慈航道人作歌而出曰：

普陀崖下有名聲，了却歸根返玉京。今日已完收四象，夢魂猶自怕臨兵。

慈航歌罷，金光仙躍身而出，大呼曰：慈航道人，你口出大言，肆行無忌，好個今日已完收四象，只怕你死於目前。不要走，正要拿你！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慈航道人，手中劍急架忙迎，未及三合，金光仙便入四象陣去了。慈航趕入陣中，金光仙將四象陣符印發開，內有無窮法寶，來治慈航道人。正是：

四象陣遭金毛吼，

潮音洞裏聽談經。

話說慈航道人見四象陣中變化無窮，忙將頭上一拍，有一朵慶雲籠罩，蓋住頂上，只聽得一聲雷響，現出一位化身，怎見得：

面如傅粉，三首六臂；二目中火光焰裏見金龍，兩耳內朶朶金蓮生瑞彩。足踏金鼈，靄靄祥雲千萬道；手中托杵，巍巍紫氣徹青霄。三寶如意擎在手，長毫光燦燦，楊枝在肘後，有瑞氣騰騰。正是普陀妙法莊嚴，方顯慈航道行。

且說金光仙看見闡教內門人只等化身，自嘆曰：真好一個玉虛門下，果然氣宇不同。欲待逃回，早已被慈航道人祭起三寶玉如意，命黃巾力士把此物拿去蓬下，聽候發落。少時，力士平空把金光仙拿至蘆蓬下。南極仙翁在蓬下等候，忽見空中丟下金光仙來，南極仙翁見金光仙跌下蓬來，遵老子命令，將金光仙頸上連拍幾下道：業障！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

金光仙情知不能逃脫，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金毛犼。仙翁至蘆蓬回復法旨，元始分付也與他頸上掛一牌，書金光仙名諱，就與慈航爲坐騎。仙翁一一如命，施慈航騎了，復出陣前。此乃是三大士收伏獅象犼，後興釋門，成於佛教，爲文殊普賢觀音是三位大士。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通天教主見如此光景，心中大怒，方欲仗劍前來，以決雌雄，忽聽得後面一門人大呼曰：老師不要動怒，吾來也！

通天教主觀之，乃是龜靈聖母，身穿大紅八卦衣，仗手中寶劍作歌而來：

炎帝修成大道通，  
智藏萬象妙無窮；  
碧遊宮內傳真訣，  
特向紅塵西破戎。

只見龜靈聖母欲來拿廣成子報仇，這壁廂有懼留孫迎上前來曰：那業障慢來！老子元始準提道人三位教主是慧眼，看見龜靈聖母行相，元始笑曰：二位道兄，以這樣東西，如何也要成正果？真個好笑！你道他如何出身，有讚爲證：



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靈惶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卽自飛；蒼頡造字須成體，卜筮先知伴伏羲。穿萍透荇千般俏，戲水翻波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玳瑁齊。九宮八卦生成定，散碎鋪遮綠羽衣；生來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駝三教碑。要知此物名何姓，炎帝得道母烏龜。

且說龜靈聖母仗劍出來與懼留孫大戰，未及三五合，急祭起日月珠打來。懼留孫不識此寶，不敢招架，轉身往西面敗走。通天教主大呼曰：速將懼留孫拿來！龜靈聖母飛趕前來。懼留孫乃是西方有緣之客，久後入於釋教，大闡佛法，興於西漢，正往西上逃走，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挽雙髻，身穿水合道袍，徐徐而來，讓過懼留孫，阻住龜靈聖母。大呼曰：不要趕吾道友！你既修成人體，理當守分安居，如何肆志亂行，作此業障？若不聽吾之言，那時追悔何及？你可速回，吾乃西方教主，大展沙門，今來特遇有緣，非是無端惹事。正是：

若是有緣當早會，

同上西方極樂天。

龜靈聖母大呼曰：你是西方當安你巢穴，如何敢在此妖言亂語，惑吾清聽也？不及交手，急祭日月珠，劈面打來；接引道人指上放一白毫光，光上生一朵青蓮，托住此珠。西

方教主曰：青蓮托此物，衆生那裏得知？龜靈聖母原非根深行滿之輩，不知進退，依舊用此珠打來。接引道人曰：既到此間，也免不得行此紅塵之事，非是我慈悲，乃是氣數使然，我也難爲自主。我且將此寶祭起，看他如何。西方教主將念珠祭起，龜靈聖母一見躲身不及，那念珠落下，正打在龜靈聖母背上，壓倒在地，現出原形，乃是一個大龜，只見壓得頭足齊出，懼留孫方欲仗劍斬之，西方教主急止之曰：道友不可殺他，若動此念，轉劫難完，相報不已。教主呼童子在那裏？西方教主言未畢，只見一童走至面前，西方教主曰：我同此位道友，去會有緣之客，你可將此畜救之。接引道人同懼留孫赴蘆蓬來不表。且說西方白蓮童子，將一小小兒打開，欲收龜靈聖母，不意他走出一件好東西，甚是利害，聲音細細，映日飛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聲若轟雷嘴若針，穿衿度幔更難禁；貪殮血食侵人體，畏避烟熏集茂林。

炎熱愈威偏聒噪，寒風纔動便無情；龜靈聖母因逢劫，難免今朝萬喙臨。

話語白蓮童子打開包裹，放出蚊蟲，那蚊蟲聞得血腥氣，俱來叮在龜靈聖母頭足之上。及至趕打，如何趕得散；未曾趕得這裏，那裏又宿滿了。不一時，把龜靈聖母吸成空壳，白蓮童子急至收時，他也自四散飛去。一翅飛往西方，把十二品蓮台食了三品，後

來西方教主破了萬仙陣回來，方能收住；已是少了三品蓮台，追悔無及。正是：

九品蓮台登彼岸，

千年之後有沙門。

不表蚊蟲之事，且說西方教主同懼留孫來至萬仙陣前，見了紫霧紅雲，黃光繚繞；有準提道人見師兄來至，老子與元始忙迎上前打稽首曰：「道友請了！對面通天教主看見大呼曰：『接引道人，你前番可惡，破吾誅仙陣，今又來此，吾與你見個高下！』道罷，把奎牛催開，用劍來取；西方教主也不動手，只見泥丸宮舍利子升起三顆，或上或下，反復翻騰，遍地俱是金光。通天教主寶劍架隔，不能近身，通天教主大怒，復用漁鼓打來；準提用手一指，一朵金蓮架住，亦不能近身。老子與元始便曰：「二位道兄暫回，今日且不要與他較量。赤精子聽罷，忙鳴金鐘，廣成子又擊玉磬，四位教主皆回。通天教主又不能阻攔，心中大怒曰：「今日且讓他暫回，明日決要會你等以見高下。老子曰：「你且回去，不要性急。只見四位教主回至蘆蓬上坐下；元始曰：「二位道兄此來，共佐周室，若明日破陣，必盡除此教，以絕彼之虛妄；只是難爲後來訪道修真之人，絕此一種耳。接引道人曰：「貧道此番來，單只爲渡有緣之客，據吾觀萬仙陣中，邪者多而正者少，沒奈何只得隨緣相得，不敢勉強耳。老子曰：「吾等門人今已戒滿，明日速破此陣，讓他早早返本。

還元，以全此輩根行，也不失我等解脫一場。元始隨命姜尚過來，問曰：前日破誅仙陣，那四口寶劍在否？子牙曰：此劍俱在弟子處。元始曰：取來。子牙隨取出四口劍，獻上。元始乃誅戮絕，四劍元始乃命廣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四人過來，分付曰：你四人但看明日吾等進陣之時，陣裏面八卦台前，有一座寶塔升起，你四個先沖進重圍之中，祭起此劍，原是他的寶劍，還絕他的門人，非吾等故作此惡孽也。又謂子牙曰：明日會陣之際，但凡吾門下見者皆可進陣，以完劫數。子牙領了法旨，來至蘆蓬下，分付衆門人曰：明日共破萬仙陣，爾等俱入陣中，各見雌雄，以完劫數。衆門人聽說，喜不自勝，不表。且說潼關衆將，聽得破萬仙陣，俱在關內，一個個心癢難抓，恨不得也來看看。內有洪錦向龍吉公主曰：我也是截教，況你又是瑤池仙子，理合去會萬仙陣，如何在此不行？龍吉公主曰：我們明日早去無妨。夫妻計義停當，次日來見武王曰：臣辭大王要去會萬仙陣，以完劫數，特聽姜元帥調遣。武王曰：卿去固好，當佐相父破敵也。武王大喜，奉酒餞行，洪錦夫婦告別起行，也是合該如此。正是：

萬仙陣內夫妻絕，

天數安排不得差。

且說元始次日下蓬，分付衆門人鳴動金鐘玉磬，三教聖人率諸門人，共破萬仙陣。只

見通天教主分付長耳定光仙曰：但吾與你師伯共西方二位道人會戰；吾叫你將六魂旛幌動，不得有誤。長耳定光仙曰：弟子知道。通天教主打點會戰。且說長耳定光仙自思：我前日見師伯左右門人，總只十二代弟子，俱是道德之士；昨日又見西方教主三顆舍利子，頂上光華，真是道德無邊，先自有三分退怯。正是：

從來心上修仙道，

邪正方知成大宗。

話說通天教主至陣前，見老子元始四人一至，大呼曰：今日定要與你等見個高低！斷不草率干休！話猶未了，只見洪錦與龍吉公主走馬至陣前，也不聽約束，舉刀刃直冲殺過去，子牙攔阻不住。看官：此正是這二位星官該絕於此，天數使然，故不由分說，直殺過去耳。洪錦把刀一擺，兩騎馬冲進陣中；萬仙陣不會提防，有此冲突之患，被龍吉公主祭起瑤池中白光劍，傷了數位仙家。夫婦二人正冲殺間，只見亂騰騰殺氣迷空，黑靄靄陰風晦晝，正遇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布陣。忽報龍吉公主冲進陣來，金靈聖母急下車看時，公主已殺至面前，聖母綽步提飛金劍抵敵；未及數合，聖母祭起四象塔打來。公主不知此寶，躲不及，一塔正打中頂上，跌下馬來，被衆仙斬之。洪錦見公主已絕，大叫一聲：休傷吾公主！把刀來取聖母，聖母又祭起龍虎如意，正中洪錦頂上。可

憐自歸周土，屢得奇功。今日夫妻陣亡，以報武王二位清魂，俱往封神臺去了。元始正欲與通天教主答話，只見洪錦夫妻已亡。元始嘆謂西方教主曰：方纔絕者，乃是瑤池金母之女，天數合該如此，可見非人力所爲！只見得萬仙陣門裏，有一竿翠藍旂搖，隱隱調出四位道者，乃是按二十八宿之星，正應萬仙陣而出。元始見翠藍旗搖動，來了四位道人，俱穿青色衣，怎見得，有詩爲證：

一字青紗腦後飄，道袍水合束絲絛；元神一現羣龜滅，斬將封爲角木蛟。

九揚紗巾頭上蓋，腹內玄機無比賽；降龍伏虎似平常，斬將封爲斗木豸。

三柳髭鬚一尺長，鍊就三花不老方；蓬萊海島無心戀，斬將封爲奎木狼。

修成道氣精光煥，巨口獠牙紅髮亂；碧遊宮內有聲名，斬將封爲井木犴。

元始又聽一聲鐘響，一杆大紅旗搖，又來了四位道人，俱穿大紅絳綃衣，好凶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碧玉霞冠形容古，雙手善把天地補；無心訪道學長生，斬將封爲尾火虎。

截教傳來鍊玉樞，玄機兩濟用工夫；丹砂鼎內龍降虎，斬將封爲室火豬。

祕授口訣伏妖邪，頂上靈雲天地遮；三花聚頂難成就，斬將封爲翼火蛇。

不變榮華止自修，降龍伏虎任悠遊。空爲數載丹砂力，斬將封爲紫火猿。  
老子見萬仙陣中一杆白旛搖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身穿大白衣，體態凶頑，各有妖  
氛氣概。因謂元始曰：似這等業障，都來枉送性命！你看出來的，都是如此之類。怎見得  
有詩爲證：

五岳三山任意遊，訪玄參道守心修。空勞爐內金丹汞，斬將封爲斗金牛。  
腹內珠璣貫八方，包羅萬象道汪洋。只因殺戒難逃躲，斬將封爲鬼金羊。  
離龍坎虎相匹偶，鍊就神丹成不朽。無緣頂上現三花，斬將封爲婁金狗。  
金丹鍊就脫樊籠，五遁三除大道通。未滅三屍天六氣，斬將封爲亢金龍。  
四位教主又見通天教主，把手劍望東西南北指畫，前後又是鐘鳴陣門開處，又有四  
位道人出來，真好稀奇，有詩爲證：

自從修鍊玄中妙，不戀金章共紫誥。通天教主是吾師，斬將封爲箕水豹。  
出世虔誠悟道言，勤修苦行反離魂。移山倒海隨吾意，斬將封爲參水猿。  
簪冠道服性聰敏，鍊就白氣心無損。只因無福了長生，斬將封爲軫水蚓。  
五行妙術體全殊，各就玄中自丈夫。悟道成仙無造化，斬將封爲壁水獮。

元始曰：此俱是截教門中，併無一人有根行之士，俱無福修爲，該受此劫數也。深爲可悲！又見皂蓋旛下出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

跨虎登山看鶴鹿，驅邪捉怪神鬼哭；只因無福了仙家，斬將封爲女士蝠。

頂上祥光五彩氣，包含萬象多伶俐；無分無緣成正果，斬將封爲胃土雉。

採鍊陰陽有異方，五行攢簇配中黃；不歸闡教歸截教，斬將封爲柳土獐。

赤髮紅鬚性情惡，遊盡三山併五岳；包羅萬象枉徒勞，斬將封爲氏土貉。

元始與老子同西方教主共言曰：你看這些人有仙之名，無仙之骨，那裏做得修行悟

道之品？四位教主正談論之間，只見旗門開處，又來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

修成大道真瀟灑，妙法玄機有真假；不能成道却凡塵，斬將封爲星日馬。

鐵樹開花怎能齊，陰神行樂跨紅霓；只因無福爲仙侶，斬將封爲昂日雞。

面如藍靛多威武，赤髮金睛惡似虎；呼風喚雨不尋常，斬將封爲虛日鼠。

三昧眞火空中露，霞光前後生百步；萬仙陣內逞英雄，斬將封爲房日兔。

話說通天教主在陣中調出第七對來，展一杆素白旛，旛下有四位道者，凶凶惡惡，凜凜糾糾，手提方楞錘出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道術精奇蓋世無，  
修真鍊性握兵符；  
長生妙訣貪塵劫，  
斬將封爲畢月烏。  
髮似硃砂面似靛，  
渾身上下金光現；  
天機玄妙總休言，  
斬將封爲危月燕。  
面如赤棗落腮鬚，  
撒豆成兵蓋世無；  
兩足登雲如掣電，  
斬將封爲心月狐。  
腹內玄機修二六，  
鍊就陰陽超凡俗；  
誰知五氣未朝元，  
斬將封爲張月鹿。  
話說通天教主把九曜二十八宿調將出來，按定方位，只見四七二十八位道者，齊齊整整，左右盤旋，簇擁而出。但見了些飛霞紅氣，紫電清光，有多少着層層密密，凶凶頑頑，真個是殺氣騰騰，愁雲漠漠，好生利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金鼈獅象與龜，皆鱗甲披毛之屬，而通天教主一概收爲門下，其截教之非正道可知。又云：凡七竅者，皆可成仙。又云：披毛從此得，作佛也由他。從此看來，俱是自家作主張。當日烏雲虬首等仙學好，便可以成仙了道。一動殺心，便成鼈成獅成象成狢成龜，都各從其類，這是自討的。此一段說法，正是慈悲勸世。又批：金鼈獅象，不過復其本相，爲人坐騎耳。若龜靈聖母則飽足蚊蟲之腹，其死法亦苦，無怪今人深惡而痛絕之。今又有甘之者，誠何心哉！

##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幽魂旛下夜猿啼，壯士紛紛急鼓聲；黑霧瀾漫人魄散，妖氛籠罩將星低。  
只知戰勝歌刁斗，不識奸邪悔噬臍；屈死英雄遭血刃，至今城下草萋萋。  
話說通天教主率領衆仙至陣前，老子曰：今日與你定決雌雄，可憐萬仙遭難，乃你反復不定之罪！通天教主怒曰：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遂催開奎牛，執劍砍來。老子笑曰：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只你難免此厄也！催開青牛，舉起扁拐，急架忙迎。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今日你等俱滿此戒，須當齊入陣中，以會截教萬仙，不得錯過。衆門人聽此言，不覺懽笑，吶一聲喊，齊殺入萬仙陣中也。正是：

萬仙陣上施玄妙，

都向其中了劫塵。

文術廣法天尊騎獅子，普賢真人騎白象，慈航道人騎金毛犼，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沖將進去。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太乙真人持寶鏗進陣，懼留孫黃龍真人雲中子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衆門人亦大呼曰：吾等今日破萬仙陣，以見真僞也！話未了時，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撞入萬仙陣內，也來助戰。看這場大戰，正是萬劫總歸此地，神仙殺運方完。只見：

老子坐青牛，往來跳躍；通天教主縱奎牛，猛勇來攻；三大士催開了青獅象犼，金靈

聖母使寶劍飛騰；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武當聖母怒氣沖空。太乙真人動了空中三昧，毗盧仙亦顯神通；道德真君來完殺戒，雲中子寶劍如虹。懼留孫把細仙繩祭起，金箍仙用飛劍來攻；陣中玉磬錚錚響，台下金鐘朗朗鳴。四處起團團烟霧，八方長颯颯狂風；人人會三除五遁，個個曉倒海移峯。劍對劍紅光燦燦，兵迎寶瑞氣溶溶；平地下鳴雷震動，半空中霹靂交轟。這壁廂三教聖人行正道，那壁廂通天教主涉邪踪；這四位教主也動了嗔癡煩惱，那通天教主竟犯了反覆無終。正克邪始終還言，邪逆正到底成凶；急嚷嚷天翻地覆，鬧炒炒華岳山崩。姜子牙奉天征討，衆門人各要立功；楊戩刀猶如電閃，李靖戟一似飛龍。金吒縱開脚步，木吒寶劍齊衝；韋護祭起降魔寶杵，哪吒登開風火輪，各自精雄。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楊任手持五火扇搧風；又來了四仙家，祭起那誅陷戮絕四寶劍。這般兵器難當其鋒，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頃刻間九曜俱空。通天教主精神減半，金靈聖母口內喁喁；毗盧仙已無主意，武當聖母戰戰兢兢。一時間又來了西方教主，把乾坤袋舉在空中；有緣的須當早進，無緣的任你縱橫。霎時間雲愁霧慘，一會家地暗難窮；從今驚破通天胆，一事無成有愧容。

話說老子與元冲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教主裹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只見三大士面分藍紅白，或現三首六臂，或現八臂十首，或現五首八臂，渾身上下俱有金燈白蓮寶珠瓔珞，華光護持。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着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

封神正位爲星首，

北闕香烟萬載存。

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冲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台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殺戮。子牙祭起打神鞭，任意施爲。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搨起烈火，千丈黑烟迷空，可憐萬仙遭難，甚是難堪。哪吒現三首八臂，往來冲突。玉虛一千門下，如獅子搖頭，狻猊舞勢，只殺得山崩地塌。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清正，截教畢竟差訛。他將六魂幡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逕往蘆蓬下隱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

躲在蘆蓬獻寶旛。

話說通天教主大呼：定光仙快取旛來！連叫數聲，連定光仙也不見了；通天教主已知他去了，大怒，無心戀戰。又見萬仙受此等狼狽，欲待上前，又有四位教主阻住，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通天教主正出神，不防元始天尊又一如意，打中通天教主肩窩，幾乎落下奎牛。通天教主大怒，奮勇爭戰。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止邱引見勢不好，便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揭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出，陸壓打一躬，請寶貝轉身。可憐邱引頭已落地，陸壓收了寶貝，復至陣中助戰。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有緣往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二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白鉞旛幢，加持神杵，寶鏗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只看準提頓起三昧真火，大罵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攬吾此陣也。縱奎牛沖來，仗劍直取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正是：

西方極樂無窮法，

俱是蓮花一化身。

且說通天教主用劍砍來，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的粉碎。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提，跳出陣去了。準提道人收了法身，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羣仙共破了萬仙陣，鳴動金鐘，擊響玉磬，俱回蘆蓬上來。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問曰：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爲何躲在此處也？定光仙拜伏在地曰：師伯在上，弟子有罪，敢稟明師伯。吾師鍊有六魂旛，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武王子牙，使弟子執定聽用。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吾師未免偏聽逆理，造此業障，弟子不忍使用，故收匿藏身於此處。今師伯下問，弟子不得不以實告。元始曰：奇哉！你身居截教，心向正宗，自是有根器之人。隨命跟上蘆蓬。四位教主坐下，共論今日邪正方分。老子問定光仙曰：你可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將旛呈上，西方教主曰：此旛可摘去。周武姜尚名諱，將旛展開，以見我等根行，如何？準提隨將六魂旛摘去。周武姜尚名諱，命定光仙展布。定光仙依命將旛連展數展，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元始現慶雲，老子現塔，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保護其身。定光仙見了，棄旛倒身下拜，言曰：似此吾師忘動嗔念，陷無限生靈也！西方教主曰：吾有一偈，你且聽着：

極樂之鄉客，西方妙術神；蓮花爲父母，九品立吾身。池邊分八德，常臨七寶園；波羅花開後，遍地長金珍。談講三乘法，舍利腹中存；有緣生此地，久後幸沙門。

西方教主曰：定光仙與吾教有緣。元始曰：他今日至此，也是棄邪歸正念頭。理當皈依道兄。定光仙隨拜了，接引準提二位教主。子牙在蓬下與哪吒等曰：今日萬仙陣中，許道者遭殃，無辜受戮，其實痛心！門人之內，個個歡喜不表。且說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內中有成神者，有歸西方教主者，有逃去者，有無辜受戮者。彼時武當聖母見陣勢難支，先自去了。申公豹也走了，毗盧仙已歸西方教主，後成爲毗盧佛。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當日通天教主領着二三百名散仙，走在一座山下，少憩片時。自思：定光仙可恨，將六魂旛竊去，使吾不能成大功。今番失利，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左右是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回宮，再立地水火風，換個世界罷。左右衆仙俱各各贊襄。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切己門徒俱喪，切齒深恨，不若往紫霞宮見吾老師，先稟過了他，然後再行此事。正與衆散仙商議，忽見正南上真雲萬道，瑞氣千條，異香襲襲，見一道者手執竹杖而來。作偈曰：

高臥九重雲，蒲團了道真；  
天地玄黃外，吾當掌教尊。  
盤古生太極，兩儀四象循；  
一道

傳三友，二教闡截分。玄門都領袖，一炁化鴻鈞。

話說鴻鈞道人來至，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慌忙上前迎接，倒身下拜曰：弟子愿老師聖壽無疆！不知老師駕臨，未曾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你爲何設此一陣？塗炭無限生靈，只是何說？通天教主曰：啓老師，二位師兄欺滅吾教，縱門人毀罵弟子，又殺戮弟子門下，全不念同堂手足，一味欺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望老師慈悲。鴻鈞道人曰：你這等欺心，分明是你自己作孽，致生殺伐，該只些生靈遭此劫運，你不自責，尙去責人，情殊可恨！當日三教共簽封神榜，你何得盡忘之也？名利乃凡夫俗子所爭，嗔怒乃兒女子之所事，縱是未斬三尸之仙，未赴蟠桃之客，也要脫此苦惱。豈意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羅金仙，歷萬劫不磨之體，爲三教元首，乃因小事生此嗔癡，作此罪孽？他二人原無此意，都是你作此過惡，他不得不應耳。雖是劫數使然，也都是你約束不嚴，你的門徒生事，你的不是居多，我若不來，彼此報復，何日是了？我特來大發慈悲，與你等解釋冤愆，各掌教宗，毋得生事。隨分付左右散仙，你等各歸洞府，自養天真，以俟超脫。衆仙叩首而散。鴻鈞道人命通天教主先至蘆蓬通報。通天教主不敢有違師命，只得先往蘆蓬下來。心中自思：如何好見他們？不得已靦然而行。話說韋護同哪吒等俱在



蓬下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忽見通天教主先行，後面跟着一個老道人，扶杖而行。只見祥雲繚繞，瑞氣盤旋，冉冉而來；將至蓬下，衆門人與哪吒等各各驚疑未定。只見通天教主將近蓬下，大呼曰：哪吒可報與老子元始！快來接老爺聖駕！哪吒忙上蓬來報。話說老子在蓬上與西方教主正講衆弟子劫運之厄，今已圓滿；猛擡頭見祥光瑞霧騰躍而來。老子已知老師來至，忙起身謂元始曰：師尊來至，急率衆弟子下蓬。只見哪吒來報，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呼老爺接駕，不知何故。老子曰：吾已知之。此是我等老師，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冤愆耳。乃相率下蓬迎接，在道傍俯伏曰：不知老師大駕下臨，弟子有失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致你兩教參商；我特來與你等解釋愆尤，各安宗教，毋得自相背逆。老子與元始聲喏曰：愿聞師命。便至蓬上與西方教主相見，鴻鈞道人稱讚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西方教主應曰：不敢。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鴻鈞曰：吾與道友，無有拘束；這三個是吾門下，當得如此。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後面就是老子元始過來拜見畢，又是十二代弟子，併衆門人俱來拜見畢，俱分兩邊侍立。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鴻鈞道人曰：你三個過來。老子元始、通天三個走近面前，道人問曰：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商數

當盡神仙逢此殺運，故命你三個共立封神榜，以觀衆仙根行淺深，或仙或神，各成其品；不意通天教主輕信門徒，致生事端。雖是却運難逃，終是你不守清淨，自背盟言，不能善爲衆仙解脫，以致俱遭屠戮，罪誠在你，非是我爲師的有偏向。這是公論。接引與準提齊曰：老師之言不差。鴻鈞曰：今日我與你講明，從此解釋。大徒弟你須讓過他罷，俱各歸仙闕，毋得戕害生靈。況衆弟子厄滿，姜尙大功垂成，再毋多言。從此各修宗教。鴻鈞分付三人過來跪下，三位教主齊至面前，雙膝跪下，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三粒丹來，每一位賜他一粒，你們吞入腹中，吾自有話說。三位教主俱謹依師命，各吞一粒。鴻鈞道人曰：此丹非是却病長生之物，你聽我道來：

此丹鍊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將念頭改，腹中丹發即時薨。

鴻鈞道人作罷詩，三位教主叩首拜謝老師慈悲。鴻鈞道人起身作辭，西方教主命通天三弟子：你隨我去。通天教主不敢違命，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同老子元始率衆門人齊送至蓬下。鴻鈞別過西方教主，老子元始與衆門人等又拜伏道傍，俟鴻鈞駕發。鴻鈞分付：你等去罷。衆人起立拱候，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再再駕祥雲而去，西方教主也作辭回西去了。老子元始與子牙曰：今日來，我等與十二代弟子俱回洞。

府；俟你封過神，重新再修身命，方是真仙。正是：

重修頂上三花現，

返本還元又是仙。

老子與元始衆仙下得蘆蓬，姜子牙伏於道傍，拜求掌教師尊曰：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得進於此地，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老子曰：我有一詩，你謹記有驗。詩曰：

險處又逢險處過，前程不必問如何；諸侯八百看齊會，只待封神奏凱歌。

老子道罷，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俱來作別曰：子牙，吾等與你此一別，再不能會面也！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在蓬下戀戀不捨；子牙作詩以送之。詩曰：

東進臨潼會萬仙，依依回首甚相憐；從今別後何年會？安得相逢訴舊緣？

話說羣仙作別而去，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我等此去，會面已難；前途雖有凶險之處，俱有解釋之人，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非此寶不可，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以爲後用。子牙感謝不已。陸壓隨將飛刀付與，也自作別而去。話分兩頭，單表元始駕回玉虛，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希圖逃竄他山；豈知他惡貫滿盈，跨虎而遁。只見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白鶴童子忙啟元始天尊曰：前面是申公

豹逃竄。元始曰：他曾發一誓，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拿在麒麟崖伺候。童子接了如意，遞與力士，力士趕上前大呼曰：申公豹不要走！奉天尊法旨，拿你去麒麟崖伺候。祭起如意，平空把申公豹拿了，往麒麟崖來。且說元始天尊駕至崖前，落下九龍沉香輦。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拿來，放在天尊面前。元始曰：你會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無辭。申公豹低言無語。元始命黃巾力士將我的蒲團捲起他來，拿去塞了北海眼。力士領命，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有詩爲證：

堪笑闡教申公豹，要保成湯滅武王。今日誰知身塞海，不知紅日幾滄桑。

話說黃巾力士將申公豹塞了北海，回元始法旨不表。且說子牙領衆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武王曰：相父今日回來，兵士俱齊，可速進兵，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傳令起兵，往臨潼關來；只八十里，早已來至關下，安下行營。且說臨潼關守將歐陽淳聞報，與副將卞金龍、桂天祿、公孫鐸共議曰：今姜尙兵來，止得一關，焉能阻擋周兵？衆將言曰：主將明日與周兵見一陣，如勝則以勝而退周兵，如不勝然後堅守，修表往朝歌去告急；俟援兵協守，此爲上策。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是也。次日，子牙陞帳，傳下令去：誰去取臨潼關走一遭？傍有黃飛虎曰：末將愿往。子牙許之。飛虎領本部人馬，一聲炮響，至關

下搦戰。報馬報入帥府。啟主帥。有周將搦戰。歐陽淳曰：誰去走一遭？只見先行官卞金龍領命出關。來見黃飛虎。大呼曰：來將何名？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金龍大罵：反賊不思報國，反助叛逆，吾乃臨潼關先行卞金龍是也。黃飛虎大怒，縱騎搖鎗飛來直取卞金龍。手中斧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斧並舉。戰未三十合，黃飛虎賣個破綻，吼一聲將卞金龍刺下馬來，梟了首級，掌鼓回營。來見姜元帥。子牙大喜，上了黃將軍功績不表。且說報馬報入帥府。歐陽淳大驚。只見卞金龍家將報入本府。卞金龍妻子胥氏聽說放聲大哭，驚動後園長子卞吉。卞吉問左右：太太爲何啼哭？左右把家主陣亡事說了一遍。卞吉怒髮沖冠，隨換了披掛，來見母親曰：母親不須啼哭，俟兒爲父親報仇。胥氏只是啼哭，也不管卞吉的事。卞吉上馬至帥府前，左右報入殿庭。啟元帥卞吉先行長子聽令。歐陽淳命令來，卞吉上殿行禮畢，含淚啟曰：末將父死何人之手？歐陽淳曰：尊翁不幸，被黃飛虎反賊鎗挑下馬，喪了性命。卞吉曰：今日已晚，明日拿仇人爲父洩恨。卞吉回至家中，令家將扛擡一個紅櫃，隨領軍士出關。卞吉率領軍士至關門外，豎立一根大旛杆，將紅櫃打開，提出一首旛掛將起來，懸於空中，有四五丈高。好利害旛，怎見得，有詩爲證：

萬骨攢成世罕知，開天闢地最爲奇。周王不是多洪福，百萬雄師此處危。話說當日卜吉將旛杆豎起，一馬竟至周營轅門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關內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南宮适領命出營，見一員小將，生的面貌凶惡，手持方天畫戟，大呼曰：來者何人？南宮适笑曰：似你只等黃口孺子，定然不認得，吾是西岐大將南宮适。卜吉曰：且饒你一死，回去只叫黃飛虎出來！他殺我父，吾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拿你，只將生替死之輩！南宮适聽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卜吉。卜吉手中戟，急架忙迎；二馬相交，刀戟並舉。二將大戰，正是棋逢敵手，將遇作家。卜吉與南宮适戰有二十合，卜吉撥馬便走，南宮适隨後趕來；卜吉先往旛下過去，南宮适不知詳細，也往旛下來。只見馬到旛前，早已連人帶馬跌倒；南宮适不醒人事，被左右守旛軍士，將南宮适繩網索綁，拿出旛來。南宮适方睜開二目，乃知墮入他左道之術。卜吉進關來見歐陽淳，把拿了南宮适的話，說了一遍。歐陽淳命左右推來至殿前，南宮适站立不跪。歐陽淳罵曰：反國逆賊！今已被擒，尙敢抗禮？命速斬首號令。傍有公孫鐸曰：主將在上，目今奸佞當道，言我等守關將士，俱是架言征戰，冒破錢糧，賄買功績，凡有邊報，一概不准，尙將齋本人役斬了。依末將愚見，不若將南宮适監候，俟捉獲渠魁，解往

朝歌以塞奸佞之口，庶知邊關非冒破之名。不知主將意下若何？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遂將南宮适送在監中，不表。且說子牙聞報南宮适被擒，心中大驚，悶坐中軍。次日，卜吉又來搦戰，坐名要黃飛虎。飛虎帶黃明、周紀出營，來見卜吉。飛馬過來，大呼曰：來者何人？黃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卜吉聞言大怒，罵曰：反國逆賊！擅殺吾父，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拿你碎尸萬段，以洩吾恨！展戟來刺。黃飛虎急撥鎗來迎，戰有三十回合，卜吉詐敗，竟往旛下去了。黃飛虎不知，也趕至旛下，亦如南宮适一樣被擒。黃明大怒，搖斧趕來，欲救黃飛虎，不知至旛下，也跌翻在地，也被擒了。卜吉連擒二將，進關來報功，欲將黃飛虎斬首，以報父仇。歐陽淳曰：小將軍雖要報父之仇，理宜斬首；只他是起禍渠魁，正當獻上朝廷正法。一則以洩尊翁之恨，一則以顯小將軍之功；恩怨兩伸，豈爲不美，且將他監候。卜吉不得已，只得含淚而退。且說周紀見黃明又失利，不敢向前，只得敗進營來見子牙。子牙聞說黃飛虎被擒，大驚問周紀曰：他如何擒去？周紀曰：他於關外立有一旛，俱是人骨頭穿成，高有數丈；他先自敗走，竟從旛下過去。若是趕他的，只至旛下，便身連馬倒了。黃明去救武成王，也被擒去。子牙大驚：此又是左道之術，待吾明日親自臨陣，便知端的。次日，子牙與衆門人俱出營來，看見此

旛懸於空中，有千條黑氣，萬道寒烟。哪吒等仔細定睛看那白骨上，俱有硃砂符印。對子牙曰：師叔可曾見上面符印麼？子牙曰：吾已見了。此正是左道之術，你等今後交戰，只不往他旛下過來便了。只見報馬報入關內，歐陽淳也親自出關來會子牙。歐陽淳不往旛下過，往傍邊走來。子牙看見歐陽淳轉將出來，對門人曰：你看主將也不從此處過。衆將皆點頭會意。子牙迎上前來問曰：來將莫非守關主將麼？歐陽淳曰：然也。子牙曰：將軍何不知天命耶？五關止此一城，尙欲抗拒天兵哉？歐陽淳大怒：匹夫敢出此言！回顧卞吉曰：與吾拿此叛賊！卞吉催開馬，搖手中戟，飛奔過來。傍有雷震子大呼曰：賊將慢來！有吾在此。展開二翅，舉棍打來。卞吉見雷震子凶悍，知是異人，未及數合，就往旛下敗走。雷震子自忖：此旛既是妖術，不若先打碎此旛，再殺卞吉未遲。雷震子把二翅飛起，望旛上一棍打來；不知此旛周圍有一陣妖氣迷住，撞着他就自昏迷。雷震子一棍打來，竟被妖氣撞着，便翻下地來，不醒人事。兩邊守旛家將，把雷震子綑綁起來，這壁廂韋護大怒，急祭起降魔杵來打此旛。此杵雖能壓鎮邪魔，外道之人不知，打不得此旛，只見那杵竟落旛下。正是：

休言韋護降魔杵，

怎敵幽魂百骨旛？



話說韋護見此杵竟落於旛下，不覺大驚，衆門人俱面面相覷。只見卞吉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尚可早下騎歸降，免你一死！」哪吒聽得大怒，登風火輪，現出三首八臂，大喝曰：「匹夫慢來！搖火尖鎗飛來直取卞吉！」見哪吒如此形狀，先是吃了一驚，未及數合，被哪吒一乾坤圈，把卞吉幾乎打下馬來，回身敗進關去了。子牙後有李靖，催馬搖戟來戰；歐陽淳傍有桂天祿，舞手中刀抵住了。未及數合，被李靖一戟刺於馬下；歐陽淳大怒，搖手中斧來見李靖，子牙命左右擂鼓助戰。只見陣後冲出辛甲、辛免、四賢、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無數周將，把歐陽淳圍在當中；又有周紀、龍環、吳謙三將，也來助戰。把歐陽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通天教主爲神仙領袖，如何這等模糊？既知天意已定，如何扭得過來，徒令生靈受苦？夫子云：不知天命，無以爲君子。若通天教主可爲知命乎？豈可還令他掌教？因該打入常行，歷百千劫，方可還其掌教。鴻鈞道人甚欠主張，俱爲情面所使。

又批：申公豹雖罪之魁，亦功之首；元始還該寬恕他。若不是他邀請只些人，如何湊得封神榜上數？此時元始不過只要應他的咒，以合冥數，故從闡教人，畢竟

要應數，一些也不放空；截教不論數，只是恃力扭轉他。二者皆非正道。

###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西山日落景寥寥，大厦將傾借小條；  
卞吉無辜遭屈死，歐陽熱血染霞綃。

奸邪用事民生喪，妖孽頻興社稷搖；  
可惜殷商先世業，輕輕送入往來潮。

話說歐陽淳被一千周將圍在垓心，只殺得盔甲歪斜，汗流浹背，自料抵當不住，把馬跳出圈子，敗進關中去了，緊閉不出。子牙在轅門，又見折了雷震子，心下十分不樂。且說歐陽淳敗進關來，忙陞殿坐下，見卞吉打傷，分付他且往私宅調養，一面把雷震子且送下監中，修告急文書往朝歌來。差官在路上，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怎見得一路上好光景，有詩爲證：

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  
梅逐雨餘熟，桑隨風景成。

花隨花落處，鶯老柳枝輕；  
江燕攜雛習，山雞哺子鳴。

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

話說差官在路不分曉夜，不一日進了朝歌，在館驛安歇；次日，將木齋進午門，至文書房投遞。那日是中大夫惡來看本，差官將本呈上，惡來接過手，正看那本，只見微子啓

來至，惡來將歐陽淳的本遞與微子看。微子大驚道：「姜尙兵至臨潼關，敵兵已臨咫尺之地，天子尙高臥不知，奈何奈何！隨抱本往內庭見駕，紂王正在鹿臺與三妖飲宴。當駕官啓奏，有微子啓候旨。紂王曰：「宣來。」微子至臺上見禮畢，王曰：「皇兄有何奏章？」微子奏曰：「姜尙造反，自立姬發，興兵作叛，糾合諸侯，妄生禍亂，侵占疆土，五關已得四關。大兵現屯臨潼關下，損兵殺將，大肆狂暴，真纍卵之危，其禍不小。守關主將，具疏告急，乞陛下以社稷爲重，日親政事，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微子將表呈上，紂王接表看罷，大驚曰：「不意姜尙作難肆橫，竟克朕之四關也！今不早治，是養癰自患也。」隨傳旨上殿，左右當駕官施設龍車鳳輦，請陛下發駕。只見警蹕傳呼，天子御駕早至金鑾寶殿，掌殿官與金吾大將，忙將鐘鼓齊鳴，百官端肅而進，不覺威儀一新。只因紂王有經年未曾臨朝，今一旦登殿，人心鼓舞如此。怎見得，有詩爲證：

烟籠鳳閣，香靄龍樓；光搖月展動，雲拂翠華流。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淨鞭三下響，衣冠拜冕旒；金章紫綬垂天象，管取江山萬萬秋。

話說紂王設朝，百官無不慶幸。朝賀畢，王曰：「姜尙肆橫，以下凌上，侵犯關隘，已得朕四關，如今屯兵於臨潼關下，若不大奮乾綱，以懲其侮，國法安在？衆卿有何策可退周兵？」

言未畢，左班中閃出一位上大夫李通，出班啓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陛下平昔不以國事爲重，聽讒遠忠，荒淫酒色，屏棄政事，以致天愁民怨，萬姓不保，天下思亂，四海分崩。陛下今日臨軒，事已晚矣！況今朝歌豈無智能之士，賢俊之人？只因陛下平日不以忠良爲重，故今日亦不以陛下爲重耳。卽今東有姜文煥，遊魂關晝夜無寧；南有鄂順，三山關攻打甚急；北有崇黑虎，陳塘關旦夕將危；西有姬發，兵叩臨潼關，指日可破。眞如大廈將傾，一木焉能支得？臣今不避斧鉞之誅，直言冒瀆天聽，乞速加整飭，以救危亡；如不以臣言爲謬，臣舉保二臣，可先去臨潼關阻住周兵，再爲商議。愿陛下日修德政，去讒遠佞，諫行言聽，庶可稍挽天意，猶不失成湯之脉耳。王曰：卿保舉何人？李通曰：臣觀衆臣之內，止有鄧昆芮吉素有忠良之心，輔國實念；若得此二臣前去，可保無虞也。紂王准奏，隨宣鄧昆芮吉上殿。不一時，宣至殿前，朝賀畢，王曰：今有上大夫李通，奏卿忠心爲國，特舉卿二人前去臨潼關協守；朕加爾黃鉞白旄，得專闔外，卿當盡心竭力，務在必退周兵，以擒罪首。卿功在社稷，朕豈惜茅土以報卿哉？當領朕命。鄧昆芮吉叩首曰：臣敢不竭駑駘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紂王傳旨，賜二卿筵宴，以見朕寵榮至意。二臣叩頭謝恩下殿。須臾，左右鋪上筵席，百官與二侯把盞，微子箕子

二位殿下，也奉酒與二侯，哽咽言曰：二位將軍，社稷安危，在此一行，全仗將軍扶持，國難，則國家幸甚！二侯曰：殿下放心，臣平日之忠肝義膽，正報國恩於今日也，豈敢有負皇上委託之隆，衆大夫保舉之恩也？酒畢，二人謝過二位殿下，與衆官次日起兵，離了朝歌，逕往孟津渡黃河而來，按下不表。且說土行孫催糧至轅門，看見一首旛，旛下却是韋護的降魔杵，雷震子的黃金棍，土行孫不知其故，自思：他二人兵器，如何丟在此旛下？我且見了元帥，再來看其真實。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二運督糧官等令。子牙傳令來，土行孫來至中軍，見子牙行禮畢，問曰：弟子適纔督糧至轅門外，見那關前豎一首旛，那旛下却有韋護雷震子兩件兵器，在那旛下，不知何故？子牙把卞吉的事說了一遍，土行孫不信，豈有此理？哪吒曰：卞吉被吾打了一圈，只幾日，俱不曾出來。土行孫曰：待吾去便知端的。哪吒曰：你不可去，果是那旛利害。土行孫只是不信。那時天色已晚，土行孫逕出營門，一陣往旛下來，方至旛下，便一交跌倒，不知人事。周營哨馬報於子牙，子牙大驚，正無可計較，只見關上軍士，見旛下睡着一個矮子，報與歐陽淳，歐陽淳命開關拿來，不知若要拿人，只是卞吉的家將，拿得其餘別人，皆拿不得，到不得旛下去。彼時幾個軍士走至旛下，俱翻身跌倒，不醒人事，關上軍士看見，忙報主將。歐

陽淳亦自驚疑，忙叫左右去請卞吉來。卞吉此時在家調養傷痕，聞主將來呼喚，只得勉強進府中。歐陽淳將前事告訴一遍，卞吉曰：「此小事耳。命家將去把那矮子拿來，將衆人放了。家將出關，將土行孫綁了，把衆軍士拖出旛外。衆人如醉方醒，各各揉眼擦目；一時將土行孫扛進關來，拿至府中。」歐陽淳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我見旛下有黃金棍，拿去家裏耍子，不知就在那裏睡着了。」卞吉在旁邊罵曰：「你這匹夫，怎敢以言語來戲弄我！命左右拿去斬了衆軍士，推出轅門，舉刀就斬；只見土行孫一扭，就不見了。正是：

地行妙術真堪羨，

一混全身入土中。

衆軍士忙進府中來報曰：「啓元帥，異事非常！我等拿此人方纔下手，那矮子把身一混，就不見了。」歐陽淳謂卞吉曰：「這個就是土行孫了，須要仔細。彼此驚異不表。」土行孫回營來見子牙曰：「果然此旛利害。弟子至旛下就跌倒了，不知人事；若非地行之術，性命休矣。」次日，卞吉傷痕全愈，領家將出關，至軍前搦戰。哨馬報入子牙，子牙問：「誰人出馬？」哪吒愿往，登風火輪，搖火尖鎗，出營來。卞吉見了仇人，也不答話，搖畫杆戟劈面而來；哪吒火尖鎗分心就刺，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爲證：

戰鼓殺揚聲，英雄臨戰場；紅旗如烈火，征夫四臂忙。這一個展開銀杆戟，那一個發動火尖鎗；哪吒施威武，卞吉逞剛強。忠心扶社稷，赤膽爲君主；相逢難下手，孰在孰先亡？

話說卞吉戰哪吒，又恐他先下手，把馬一撥，預先往旛下走來。看官若論哪吒要往旛下來，他也來得，他是蓮花化身，却無魂魄，如何來不得；只是哪吒天性乖巧，他猶恐不妙，便立住脚，看卞吉往旛下過去了，他便登回風火輪，自己回營不表。且說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言曰：「不才欲誑哪吒往旛下來，他狡猾不來趕我，自己回營去了。」歐陽淳曰：「似此奈何！」正議間，忽探馬報鄧芮二侯奉旨前來助戰，請主將迎接。歐陽淳同衆將出府來迎接二侯，忙下馬攜手，上銀安殿，行禮畢，二侯上坐，歐陽淳下陪。鄧昆問曰：「前有將軍告急，本章進朝歌，天子看過，特命不才二人，與將軍協守此關；今姜尙猖獗，所在授首，軍威已挫，似全不在戰之罪也。今臨潼關乃朝歌保障，與他關不同，必當重兵把守，方保無虞。連日將軍與周兵交戰，勝負如何？」歐陽淳曰：「初次副將卞金龍失利，幸其子卞吉有一旛，名曰幽魂白骨旛，全仗此旛以阻周兵。一次拿了南宮适，二次拿了黃飛虎，黃明，三次拿了雷震子。鄧昆曰：「拿的可是反五關的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也。」

歐陽淳此回，正是：

無心說出黃飛虎，

咫尺臨潼屬子牙。

話說鄧昆問：可是武成王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鄧昆冷笑曰：他今日也被你擒了，此將軍莫大之功也。歐陽淳謙謝不已。鄧昆暗記在心。原來黃飛虎是鄧昆兩姨夫，衆將那裏知道。歐陽淳治酒款待二侯，衆將飲罷各散。鄧昆至私宅默想：黃飛虎今已被擒，如何救他？我想天下八百諸侯，盡已歸周，此關大勢盡失，料此關焉能阻得他？不若歸周，此爲上策，但不知芮吉何如？且待明日會過一戰，見機而作。次日，二侯上殿，衆將參謁。芮吉曰：吾等奉旨前來，當以忠心報國；速傳令把人馬調出關，會姜尚早定雌雄，以免無辜塗炭。歐陽淳等曰：將軍之言甚善。令卞吉等關中點炮吶喊，人馬一齊出關。芮二侯出了關外，見了幽魂白骨旛高懸數丈，阻住正道。卞吉在馬上曰：啓上二位將軍，把人馬從左路上走，不可往旛下去，此旛不同別樣寶貝。芮吉曰：既去不得，便不可走。軍士俱從左路至子牙營前，對左右探馬曰：請武王子牙答話。子牙曰：既請武王答話，必有深意。命中軍官速請武王臨陣。子牙傳令點炮吶喊，寶纛旗磨動，轅門開處，鼓角齊鳴，周營中人馬齊出。怎見得，有讚爲證：



紅旗閃灼出軍中，對對英雄氣吐虹；馬上將軍如猛虎，步下士卒似蛟龍。騰騰殺氣冲霄漢，靄靄威光透九重；金盔鳳翅光華吐，銀甲魚鱗瑞彩橫。幘頭燦爛紅抹額，束髮冠搖雉尾雄；五岳門人多驍勇，哪吒正印是先鋒。保周滅紂元戎至，法令森嚴姜太公。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見子牙出兵，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別是一般光景；又見那三山五岳門人，一班兒齊齊整整；又見紅羅傘下，武王坐逍遙馬，左右有四賢八俊，分於兩旁。怎見得武王生成的天子，儀表非俗，有詩爲證：

龍鳳丰姿迥出羣，神清氣爽帝王君；三停勻稱金霞統，五岳朝歸紫霧分。

仁慈相繼同堯舜，吊伐重光過夏殷；八百餘年開世業，特將時雨救如焚。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大呼曰：來者可是武王？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二公乃何人？鄧昆曰：吾乃鄧昆芮吉是也。姜子牙想你西周不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乃擅自僭稱王號，收匿叛亡，拒逆天兵，殺軍伏將，已罪在不赦；今又大肆猖獗，欺君罔上，忤逆不道，侵占天王疆土，意欲何爲？獨不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肆無忌憚，一至於此？芮吉又指武王曰：你先王素稱有德，雖羈囚羑里七年，更無一言怨尤，克守

臣節，蒙紂王憐赦歸國，加以黃鉞白旄，特專征伐，其洪恩德澤，可爲厚矣。爾等當世世報酬，尙未盡涓埃之萬一；今父死未久，過聽姜尙妄語，尋事干戈，興無名之師，犯大逆之罪，是自取復宗滅祀之禍，悔亦何及？今聽吾言，速速退兵，還我關隘，擒獻逋逃，自歸待罪，尙待爾以不死。不然，恐天子大奮乾綱，親率六師，大張天討，只恐爾等死無噍類矣。子牙笑曰：二位賢侯，只知守常之語，不知時務之宜。古云：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今紂王殘虐不道，荒淫酗暴，殺戮大臣，誅妻棄子，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戕害百姓，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罪惡貫盈。皇天震怒，特命我周恭行天之討；故天下諸侯相率事周，會於孟津，觀政於商郊。二侯尙執迷不悟，猶以口舌相爭耶？以吾觀之，二侯如寄寓之客，不知誰爲之主？宜速倒戈，棄暗投明，亦不失封侯之位耳。請速自裁！鄧昆大怒，便命卞吉拿此野叟。卞吉縱馬搖戟，冲殺過來，傍有趙升使雙刀前來抵住。二人正接戰間，卞吉持刀也冲殺過來，這邊孫炤紅使斧抵住。只見武吉催開馬殺來助戰，傍邊惱了先行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首八臂，冲殺過來，勢不可當。鄧昆見哪吒三首八臂，相貌異常，只嚇得神魂飛散，落荒先走。傳令鳴金收兵，衆將各架住兵器。正是：

人言姬發過堯舜

雲集羣雄佐聖君

話說鄧昆回兵進關，至殿前坐下。歐陽淳、卞吉等俱說姜尚用兵有法，將勇兵驍，門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岳道術之士，難以取勝，俱各各咨嗟不已。歐陽淳治酒款待，飲至夜分，各自歸於臥所。且說鄧昆至更深自思：如今天命已歸周主，紂王荒淫不道，諒亦不久。況黃飛虎又是兩姨，被陷在此，使吾掣肘，如之奈何？且武王功德日盛，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真應運之主。子牙又善用兵，門下又是些道術之客，此關豈能爲紂王久守哉？不若歸周以順天時，只恐芮吉不從奈何！且俟明日以言挑他，看他意思如何，再作道理。就思想了半夜，不說鄧昆已有意歸周。且說芮吉自與武王見陣進關，雖是吃酒，心下暗自沉吟：人言武王有德，果然氣宇不同；子牙善能用兵，果然門下俱是異士。今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眼見得此關如何可守，不若獻關歸降，以免兵革之苦。但不知鄧昆心上如何？且慢慢將言語探他，便知虛實。兩下裏俱各有意歸周不題。次日，二侯陞殿坐下，衆將官參謁畢，鄧昆曰：關中將寡兵微，昨日臨陣，果然姜尚用兵有法，所助者多是些道術之士，國事艱難，如之奈何？卞吉曰：國家興隆，自有豪傑來佐，又豈在人之多寡哉？鄧昆曰：卞將軍之言雖是，但目下難支奈何？卞吉曰：今關外尚有此旛阻住周

兵料姜尚不能過此。芮吉聽了他二人說話，心中自忖，鄧昆已有意歸周，不覺至晚，飲了數盃各散。鄧昆令心腹人密請芮侯飲酒，芮吉聞命，欣然而來。二侯執手，至密室相敘，左右掌起燭來，二侯對面傳盃，正是：

二侯有意歸眞主，

自有高人送信來。

且不言二侯正在密室中飲酒，欲待要說心事，彼此不好擅出諸口。且說子牙在營中運籌取關，又多了那首旛阻在路上，欲別尋路徑，又不知他關中虛實，黃飛虎等下落。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土行孫來，隨喚土行孫分付：「你今晚可進關去，如此如此探聽，不得有誤。」土行孫得令，把精神抖擻，至一更時分，逕進關來，先往禁中來看南宮适等三人。土行孫見看守的尙未曾睡，不敢妄動，却往別處行走。不覺來至前面，聽得鄧芮二侯在那廂飲酒，土行孫便躲在地下，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見鄧昆屏退左右，笑謂芮吉曰：「賢弟，我們說句笑話，你說將來還是周興，還是紂興？你我私議，各出己見，不要隱藏，總無外人知道。」芮侯亦笑曰：「兄長下問，使弟如何敢盡言？若說我的識見所到，又有所不敢言；若是模糊答應，兄長又笑小弟是無用之物。這不是來難小弟麼？」鄧昆笑曰：「我與你雖爲異姓，情同骨肉；此時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又何本心之不可說哉？賢弟勿疑。」

芮吉曰：大丈夫既興同心之友，談天下政事，若不明目張膽，傾吐一番，又何取其能擔當天下事，爲識時務之俊傑哉！據弟愚見，你我如今雖奉旨協同守關，不過強逆天心而已，是豈人民之所愿也？今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諸侯叛亂，思得明主，天下事不可知；況周武仁德播布四海，姜尙賢能輔相國務，又有三山五岳道術之士，爲之羽翼，是周日強盛，商日衰弱，將來繼商而有天下者，非周武而誰？前日會戰，其規模氣宇，已自不同，但我等受國厚德，惟以死報國，盡其職耳！承長兄下問，故敢以實告，其他非我知也。鄧昆笑曰：賢弟只一番議論，足見洪謀遠識，非他人所可及者；但可惜生不逢時，過不得其主耳！將來紂爲周擄，吾與賢弟不過徒然一死而已；愚兄當固與草木同朽，只可惜賢弟不能效古人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以展賢弟之才。言罷，咨嗟不已。芮吉笑曰：據弟察兄之言，兄已有意歸周，故以言探我耳；弟有此心久矣，果長兄有意歸周，弟愿隨鞭鐙。鄧昆忙起身慰之曰：非不才敢蓄此不臣之心，只以天命人心卜之，終非好消息，而徒死無益耳。既賢弟亦有此心，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只吾輩無門可入，奈何？芮吉曰：慢慢尋思，再乘機會。二人正在商議，已被土行孫在地下聽得詳細，喜不自勝。自想：不若乘此時會他一會，有何不可？也是我進關一場，引進二侯。

歸周，也是功績。正是：

世間萬事由天數，

引得賢侯歸武王。

却說土行孫在黑影裏鑽將上來，現出身子，上前言曰：「二位賢侯請了！要歸武王，吾與賢侯作引進，道罷，就把鄧芮二侯說得半晌無言。土行孫曰：「二侯不要驚恐，吾乃是姜元帥麾下二運督糧官，土行孫是也。鄧芮二侯聽畢，方纔定神，問曰：「將軍爲何夤夜至此？」土行孫曰：「不瞞賢侯說，奉姜元帥將令，特來進關探聽虛實，適纔在地下聽得二位賢侯有意歸周，恨無引進，敢輕冒致驚大駕，幸無見罪。若果真意歸周，不才願爲先容。」吾元帥謙恭下士，決不致有辜二侯之美意也。鄧芮二侯聽說，不勝欣喜，忙上前行禮曰：「不知將軍前來，有失迎迓，望勿見罪。」鄧芮復挽土行孫之手，嘆曰：「大抵武王仁聖，故有公等高明之士爲之輔弼耳。不才二人，昨日因在陣上，見武王與姜元帥俱是盛德之士，天下不久歸周，今日回關與芮賢弟商議，不意爲將軍得知，實吾二人之幸也。」土行孫曰：「事不宜遲，將軍可修書一封，俟吾先報知姜元帥，候將軍乘機獻關，以便我等接應。」鄧芮急忙向燈下修書遞與土行孫曰：「煩將軍報知姜元帥，設法取關，早晚將軍復進關來，以便商議。」土行孫領命，把身子一晃，無影無形去了。二侯看見，目定口呆，咨

嗟不已，有詩讚之：

暗進臨潼察事奇，二侯共議正逢時；  
行孫引進歸明主，不負元戎託所知。  
話說土行孫來至中軍，剛有五鼓時分，子牙還坐在後帳中，等土行孫消息。忽然土行孫立於面前，子牙忙問其進關所行事體如何。土行孫曰：弟子奉命進關，三將還在囚中，因看守見不曾睡，不敢下手；復行至鄧芮二侯密室，見二人共議歸周，恨無引進。被弟子現身見他，二侯大悅，有書在此呈上。子牙接書，燈上觀看，不覺大喜。此真天子之福也！再行設策，以候消息。令土行孫回帳不表。且說鄧芮二侯，次日陞殿坐下，衆將來見鄧昆曰：吾二人奉旨協守此關，以退周兵，昨日會戰，未見雌雄，豈是大將之所爲？明日整兵，務在一戰，以退周兵，早早班師，以復王命，是吾愿也。歐陽淳曰：賢侯之言是也。當日整頓兵馬，一宿晚景不題。次日，鄧昆檢點士卒，炮聲响處，人馬出關，至周營前搦戰，鄧昆見幽魂白骨旛，豎在當道，就在這旛上發揮，忙令卞吉將此旛去了。卞吉大驚曰：賢侯在上，此旛是無價之寶，阻周兵全在於此；若去了此旛，臨潼關休矣！芮吉曰：吾乃是朝廷欽差官，反走小徑，你爲偏將，到行中道，周兵看之，深爲不雅；縱令得勝，亦爲不武。理當去了此旛。卞吉自思去了此旛，恐無以勝敵人；若不去，彼爲主將，我豈可與

之抗禮？今既爲父親報仇，豈惜此一符也。卞吉馬上欠身曰：二位賢侯，不必去旛，請回關中一議，自然往返無礙耳。鄧芮二侯俱進了關，卞吉忙畫了三道靈符，鄧芮二侯每人一道，放在幃頭裏面，歐陽淳一道，放在盔裏，復出關來，數騎往旛下過，就如尋常。二侯大喜。及至周營，對軍政官曰：你報主將出來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卽忙領衆將出營。鄧昆大呼曰：姜子牙今日與你共決雌雄也！拍馬殺往陣中來。只見子牙背後有黃飛彪、黃飛豹，二馬沖出，接住鄧芮二侯廝殺。四騎相交，正在酣戰之下，卞吉看不過，大呼曰：吾來助戰。二侯勿懼！武吉出馬，接住大戰。只見卞吉撥馬往旛下就走。武吉不往；子牙見只有鄧芮二侯相戰，忙令鳴金，兩邊各自回軍。子牙看見鄧芮四將往旛下逕自去了，心中着實遲疑。進營坐下，沉吟自思：前日只是卞吉一人行走得，餘則昏迷，今日如何他四人俱往旛下行得？土行孫曰：元帥遲疑，莫不是爲着那旛下他四人都走得麼？子牙曰：正爲此說。土行孫曰：這有何難？俟弟子今日再往關內去走一遭，便知端的。子牙大喜曰：事宜速行。當晚初更，土行孫進關，來至鄧芮二侯密室。二侯見土行孫來至，不勝大喜曰：正望公來。那旛名喚幽魂白骨旛，再無法可治；今日被我二人刁難他，他將一道符與我們頂在頭上，往旛下過，就如平常，安然無恙。足下可持此符獻



與姜元帥速進兵，吾自有獻關之策也。土行孫得了符，辭了二侯，往大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取符一看，子牙已識得符中妙訣，取硃砂書符，分付衆將，俱各領符一道，預備明日會戰。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鄧芮二侯是來協守此關的，誰知他來送了此關；又屈殺一個忠良，情殊可恨！李通當坐以妄舉之罪。

又批：卞吉爲父報仇，豈得與平常擒拿將軍等？當日拿住武成王，卽就幽魂白骨旛下，親手刃之，以洩不共戴天之恨；乃擒進關來，致權在主將，不肯卽斬，欲留爲解闕請功之地。迨鄧昆到來，因與黃飛虎姻戚之故，透露軍情，大壞事體，幽魂白骨旛竟成無用，不能報殺父之仇，反惹殺身之禍，豈可不哀也哉！

## 第八十六回 澗池縣五岳歸天

澗池小縣亦屏藩，主將英雄却異常；吐霧神駒眞鮮得，地行妙術更難量。

二王年少因他死，五岳奇謀爲爾亡；惟有智多楊督運，騰挪先殺老萱堂。

話說子牙將所用之符畫完，分付軍政官播鼓，衆將上帳參見。子牙曰：你衆將俱各領符一道，藏在盔內，或在髮中，亦可明日會戰。候他敗走，衆將先趕去，搶了他的白骨旛。

然後攻他關隘。衆將聽畢，領了符命，無不歡喜。次日，子牙大隊而出，遙指關上搦戰；探馬報知鄧芮二侯，命卞吉出馬。卞吉領命出關，可憐：

丹心枉作千年計，

死到臨頭尙不知。

卞吉上馬出關，徑往旛下來，大呼曰：「今日定拿你成功也！」縱馬搖戟，直奔子牙。只見子牙左右一干大小將官，沖殺過來，把卞吉圍在垓心，鑼鼓齊鳴，喊聲四起，只殺得烟霧迷空。怎見得，有詩爲證：

殺氣漫漫鎖太華，

戈聲響亮亂交加；

五關今屬西岐主，

萬載名垂讚子牙。

話說卞吉被衆將困在垓心，不能得出，忽然一戟刺中武吉肩窩；武吉閃開，卞吉乘空跳出陣來，逕往旛下逃去。周營一干衆將，隨後趕來；卞吉那知暗裏已漏消息，尙自妄想拿人。卞吉復兜回馬，伺候家將拿人，只見敗將趕過旛下，竟殺奔前來。卞吉大驚曰：「此是天喪商朝社稷，如何此寶無靈也？」不敢復戰，隨敗進關來，閉門不出。子牙也不趕他，命諸將先取此旛，收了韋護的降魔杵，又將雷震子的黃金棍取了，掌鼓回營。且說卞吉進關來，見鄧芮二侯，不知二侯已自歸周，就要尋事處治卞吉。忽報卞吉回見行至堦下，芮吉曰：「想今日卞將軍擒有幾個周將？」卞吉曰：「今日末將會戰，周營有十數員。」

大將圍裏當中末將刺中一將，乘空敗走，引入旛下，以便擒拿。他幾員不知何故，他衆將一擁前來，俱往旛下過來。此乃天喪商朝，非末將戰不勝之罪也。芮吉笑曰：「前日擒三將，此旛就靈驗，今日如何此旛就不准了？」鄧昆曰：「此無他說。」卞吉見關內兵微將寡，周兵勢大，此關難以久守，故與周營私通，假輸一陣，使衆將一擁而入，以獻此關耳。幸軍士隨卽緊閉，未中賊計，不然吾等皆爲擄矣！此等逆賊，留之終屬後患。喝令兩邊刀斧手，拿下梟首示衆。可憐，正是：

一點丹心成畫餅，

怨魂空逐杜鵑啼。

卞吉不及分辯，被左右拿下，推出帥府，卽時斬了首級，號令。歐陽淳不知其故，見斬了卞吉，目瞪口呆，心下茫然。鄧芮二侯謂歐陽淳曰：「卞吉不知天命，故意逗遛軍機，理宜斬首；我二人實對將軍說，方今商朝氣數將終，荒淫不道，人心已離，天命不保。天下諸侯久已歸周，只有此關之隔耳。今關中又無大將，足抵周兵，終是不能拒守；不若我等與將軍將此關獻於周武，共伐無道，正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且周營俱是道術之士，我等皆非他的對手；我固然與你俱當死君之難，但無道之君，天下共棄之，你我徒死無益，臣願將軍思之。」歐陽淳大怒罵曰：「食君之祿，不思報本，反欲獻關，甘心降賊，屈

殺卞吉，此真狗彘之不若也！我歐陽淳，其首可斷，其身可碎，而此心決不負商朝之恩，甘效辜恩負義之賊也！鄧芮二侯大喝曰：「今天下諸侯盡已歸周，難道俱是負商朝之恩者？這不過爲獨夫殘虐，生民萬姓塗炭，周武興弔民伐罪之師，汝安得以叛逆目之？真不識天時之匹夫！」歐陽淳大呼曰：「陛下誤用奸邪，反賣國求榮，吾先殺此逆賊，以報君恩！」仗劍來殺鄧芮二侯，二侯亦仗劍來迎，殺在殿上，雙戰歐陽淳。歐陽淳如何戰得過，被芮吉吼一聲，一劍砍倒，歐陽淳梟了首級，正是：

爲國亡身成大節，

二侯察理順天心。

話說二侯殺了歐陽淳，監中放出三將，黃飛虎上殿來，見是姨丈鄧昆，二人相會大喜，各訴衷腸。芮吉傳令速行開關，先放三將來大營報信。三將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大喜，忙命進帳來。三將至中軍，見禮畢，子牙問其詳細，只見左右報鄧昆芮吉至轅門聽令。子牙傳令令來，二侯至中軍，子牙迎下座來，二侯下拜，子牙攙住，安慰曰：「今日賢侯歸周，真不失賢臣擇主而仕之智。」二侯曰：「請元帥進關安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武王亦起駕隨行。大軍莫不歡呼，人心大悅。武王來至帥府，查過戶口冊籍，關中人民父老，俱牽羊擔酒，以迎王師。武王命殿前治宴，款待東征大小衆將，犒賞三軍，住

了數日，子牙傳令起兵，往灕池縣來。好人馬，一路上怎見得，有詩讚之云：

殺氣迷空千里長，旌旗招展日無光；層層鐵鉞鋒如雪，對對鋼刀刃似霜。

人勝登山虎豹猛，馬過出水蟒龍剛；灕池此際交兵日，五嶽齊遭劍下亡。

話說子牙人馬在路前行，不一日探馬報曰：啓元帥，前至灕池縣了，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營，點炮呐喊。話說灕池縣總兵官張奎，聽得周兵來至，忙陞帥府坐下；左右有二位先行官，乃是王佐鄭椿，上廳來見張奎。張奎曰：今日周兵進了五關，與帝都止有一河之隔，幸賴吾在此，尚可支撐。不說張奎打點禦敵，且說姜元帥次日陞帳，命將出軍，忽報有東伯侯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來，差官至軍前行禮畢，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之，看畢，問左右曰：如今東伯侯姜文煥求借敵兵，我這裏必定發兵，纔是。傍有黃飛虎答曰：天下諸侯，皆仰望我周，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元帥當得發兵救援，以安天下諸侯之心。子牙傳令問：誰去取遊魂關走一遭？傍有金木二吒，欠身曰：弟子不才，願去取遊魂關。子牙許之，分一枝人馬與二人去了，不表。且說子牙分付：誰去灕池縣取頭一功？南宮适應聲愿往，領令出營，至城下搦戰。張奎聞報，問左右先行：誰人出馬？有王佐愿往，領兵開放城門，來至軍前。南宮适大呼曰：五關皆爲周有，止此彈丸之地，何不早獻，

以免誅身之禍。王佐罵曰：無知匹夫，你等叛逆不道，罪惡貫盈，今日自來送死也。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适手中刀劈面交還。戰有二十回合，被南宮适手起刀落，早把王佐揮爲兩段。南宮适得勝回營報功，子牙大喜。只見報馬報進城來，張奎聞報，王佐失機，心下十分不快。次日又報：周將黃飛虎搦戰，鄭樁出馬，與黃飛虎大戰二十合，被黃飛虎一鎗刺於馬下，梟了首級回營。子牙大喜。話說張奎又見鄭樁失利，着實煩惱。子牙見連日斬他二將，命左右軍士一齊攻城，衆將率領軍士放炮吶喊，前來攻城。城上士卒來報張奎、張奎在後廳聞報，與夫人高蘭英商議：如今孤城難守，連折二將，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將軍有此道術，況且又有坐騎，可以成功，何懼賊兵哉？奎曰：夫人不知，五關之內，多少英雄，俱不能阻逆；一旦至此，天意可知。今主上猶荒淫如故，爲臣豈能安於枕席？夫妻正議，又報周兵攻城甚急，張奎即時上馬提刀，夫人掠陣，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只見子牙門下衆將，左右分開。張奎大呼曰：姜元帥慢來！子牙上前曰：張將軍，你可知天意速降，不失封侯之位；若自執迷不悟，與五關爲例。張奎笑曰：你逆天罔上，微幸至此，量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子牙笑曰：天時人事，不問可知，只足下迷而不悟耳！此去朝歌不過數百里，一河之隔，四面八方天下諸侯雲集，諒你區區彈丸之

地，何敢抗拒吾師哉？此正所謂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撐，徒自取滅亡耳。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子牙。後面姬叔明、姬叔昇二殿下走馬大呼：「休冲吾陣！」兩條鎗急架忙迎，好張奎使開刀力戰二將。有詩爲證：

臂膊輪開好用兵，空中各自下無情；  
吹毛利刃分先後，刺骨尖鋒定死生。  
惡戰止圖麟閣姓，苦爭只爲史篇名；  
張奎刀法真無比，到處成功定太平。

話說姬叔明等二將見戰，張奎不下，二位殿下掩一鎗詐敗而走，止望回馬鎗挑張奎。不知張奎的坐騎甚奇，名爲獨角烏煙獸，其快如神。張奎讓二將去有三四射之地，他把獸上角一拍，那獸如一陣烏煙似飛雲掣電而來。姬叔明聽得有人追趕，以爲得計，不意張奎已至背後，措手不及，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姬叔昇見其兄落馬，及至回馬，又被張奎順手一刀，也是兩段。可憐金枝玉葉，一旦遭殃。子牙大驚，急鳴金收軍。張奎也掌鼓進城。子牙見折了二位殿下，收軍回營，心下不樂。武王聞知喪了二弟，掩面而哭，進了後營去了。張奎連斬二將，心中甚喜，夫妻二人商議，具表進朝歌不題。且說子牙悶坐帳上，謂諸將曰：「料灑池不過一小縣，反傷了二位殿下，只見衆將齊說張奎的坐騎有些奇異，其快如風，故殿下措手不及，以致喪身。衆將正猜疑時，忽報北伯侯崇

黑虎至轅門求見。子牙傳令請來。崇黑虎同文聘、崔英、蔣雄上帳參謁。子牙忙下帳迎接上帳。各敘禮畢。子牙曰：君侯兵至孟津幾時了？黑虎曰：不才自起兵收了陳塘人馬，已至孟津。箭營數月矣。今聞元帥大兵至此，特來大營奉謁。願元帥早會諸侯，共伐無道。子牙大喜。有武成王與崇黑虎相見，感謝黑虎曰：昔日蒙君侯相助，擒拿高繼能，此德尙未圖報，時刻不敢有忘，銘刻五內。彼此遜謝畢。子牙分付營中，治酒款待崇黑虎等。正是：

死生有數天生定，

五岳相逢絕澗池。

當日酒散，次日子牙陞帳，衆將參謁，忽報張奎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今日誰人戰張奎？走一遭？崇黑虎曰：末將今日來至，當得効勞。請與文聘、崔英、蔣雄三人發兵同去。子牙大喜。四將同出大營，領本部人馬擺開。崇黑虎催開了金睛獸，舉雙板斧飛臨陣前，大呼曰：張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尙敢逆天，自取滅亡哉！張奎大怒罵曰：無義匹夫！你乃是殺兄圖位，天下不仁之賊焉！敢口出大言，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崇黑虎。舉雙斧急架忙迎。文聘大怒，發馬搖義，冲殺過來。崔英、八楞鎚一似流星，蔣雄的抓絨繩飛起，一齊上前把張奎裹在當中。却說子牙在帳上見黃飛虎站立在傍。子牙曰：



黃將軍崇侯今日會戰，你可去掠陣助他，也不負昔日崇侯曾爲將軍，君報仇。黃飛虎領令出營，見四將與張奎大戰，黃飛虎自思：吾在此掠陣，不見我之情分，不若走騎成功，何不爲美？黃飛虎將五色神牛催開，大呼曰：崇君侯，吾來也！此正是五岳逢七殺，大抵天數已定，畢竟難逃。只見五將裏住張奎這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

只殺得愁雲慘淡，旭日昏塵，征夫馬上抖精神，號帶飄揚，千條瑞彩滿空飛，劍戟參差，三冬白雪漫陣舞。崇黑虎雙板斧紛紜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楞鎚如流星蕩漾，蔣雄的五爪抓似疾疾藜飛揚，黃飛虎長鎗如大蟒出穴，好張奎戰五將似猛虎翻騰。刀架斧，斧劈刀，叮噹響亮，又迎刀，刀架叉，有叱咤之聲。鎚打刀，刀架鎚，不離其身，抓分頂，刀掠去，全憑心力。鎗刺來，刀隔架，純是精神，五員將鞍轡上各施巧妙，只殺得刮地寒風聲拉雜，蕩起征塵飛鎧甲，澗池城下立功勳，數定五岳逢七殺。

話說五將把張奎圍在垓心，戰有三四十回合，未分勝負。崇黑虎暗思：既來立功，又何必與他戀戰？把坐下金睛獸一兜，跳出圈子，詐敗就走，好放神鷹。四將知機，也便撥馬跟黑虎敗走。他不知張奎坐騎其快如風，也是五岳命該如此。只見張奎等五將去有

三四射之地，把獸頂上角一拍，一陣烏煙，卽時在文聘背後，手起一刀，把文聘揮於馬下；崇黑虎急用手去揭葫蘆蓋，已是不及，早被張奎一刀，砍爲兩段；崔英勒馬回來時，張奎使開刀又戰三將。忽然桃花馬上，一員女將，用兩口日月刀，飛出陣來，乃是高蘭英來助張奎。這婦人取出個葫蘆來，祭出四十九根太陽金針，射住三將眼目，觀看不明，早被張奎連斬三將下馬。可憐五將一陣而亡。有詩爲證：

五將東征會澗池，時逢七殺數應奇；忠肝化碧猶啼血，義膽成灰永不移。

千古英雄垂秦嶽，萬年禋祀祝嵩尸；五方帝位多隆寵，報國孤忠史冊垂。

張奎連誅五將，探馬報與子牙，子牙驚問：「如何就誅了五將？」掠陣官備言：「張奎的坐騎有些利害，故此五將俱措手不及，以致失利。」子牙見折了黃飛虎，着實傷悼。正尋思間，忽報楊戩催糧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至中軍參謁畢，稟曰：「弟子督糧已進五關，今願繳督糧印，隨軍征伐立功。」子牙曰：「此時將會孟津，也要你等在中軍協助。」楊戩立在一旁，聽得武成王黃將軍已死，楊戩嘆曰：「黃氏一門忠烈，父子捐軀，以爲王室，不過留清芬於簡編耳！」又問：「張奎有何本領，先行爲何不去會他？」哪吒曰：「崇君侯意欲見功，不才只得讓他，豈好占越？不意俱遭其害。正言間，只見左右來報：張奎搦戰，有黃飛彪

願爲長兄報仇，子牙許之。楊戩掠陣，黃飛彪出營見張奎，也不答話，挺鎗直取張奎的刀，急架忙迎。兩馬相交，一場大戰，約有二三十合。黃飛彪急於爲兄報仇，其力量非張奎對手，鎗法漸亂，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楊戩掠陣，見張奎把黃飛彪斬於馬下，又見他的馬頂上有角，就知此馬有些原故，待吾除之。楊戩縱馬搖刀大呼曰：張奎休走，吾來也！張奎問曰：你是何人，也自來取死？楊戩答曰：你這匹夫，屢以邪術壞吾大將，吾特來拿你碎尸萬段，以泄衆將之恨。舉三尖刀劈面砍來，張奎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詩爲證：

二將棋逢敵手，陣前各逞英豪；翻來覆去豈尋常？真似一對虎狼形狀。這一個會騰挪變化，那一個會攪海翻江；刀來刀架兩無妨，兩個將軍一樣。

話說張奎與楊戩戰有三四十合，楊戩故意賣個破綻，被張奎撞個滿懷，伸出手抓住楊戩腰帶，提過鞍鞦，正是：

張奎今日遇楊戩，

眼前傷了黑煙駒。

張奎活捉了楊戩，掌鼓進城，陞廳坐下，令將周將推來。左右將楊戩擁至廳前，楊戩站立。張奎大喝曰：旣被吾擒，爲何不跪？楊戩曰：無智匹夫！我與你旣爲敵國，今日被擒，有

死而已，何必多言？張奎大怒，命左右推去斬首號令。只見左右將楊戩斬訖，持首級號令。張奎方欲坐下，不一時只見管馬的來報，啓老爺得知禍事不小。張奎大驚，甚禍事？管馬的曰：老爺的馬好好的吊下頭來。張奎聽得此言，不覺失色，頓足曰：吾成大功，全仗此烏煙獸，豈知今日無故吊下頭來！正在廳上急得三尸神爆跳，七竅內生烟，忽報方纔被擒的周將，又來搦戰。張奎頓然醒悟，吾中此賊奸計，隨即換馬提刀在手，復出城來。一見楊戩大罵逆賊，擅壞吾龍駒，氣殺我也！怎肯干休！楊戩笑曰：你仗此馬傷吾周將，我先殺此馬，後再殺你的驢頭。張奎切齒大罵曰：不要走，吃吾一刀！使開手中刀來取，楊戩的刀急架相迎，又戰二十合。楊戩又賣個破綻，被張奎又抓住腰內絲絛，輕輕提將過去，二次擒來。張奎大怒曰：這番看你怎能脫去？正是：

張奎二次擒楊戩，

只恐萱堂血染衣。

張奎捉了楊戩進城，坐在廳上，忽報後邊夫人高蘭英來至面前，因問其故。張奎長吁嘆曰：夫人我爲官多年，得許多功勞，全仗此烏煙獸。今日周將楊戩用邪術壞吾龍駒，這次又被吾擒來，還是將何法治之？夫人曰：推來我看。傳令將楊戩推來。少時推至廳前，高蘭英一見笑曰：吾自有處治。將烏黑雞犬血取來，再用尿糞和勻，先穿起他的琵琶

鬻骨將血澆在他的頭上，又用符印鎮住，然後斬之。張奎如法製度。夫妻二人齊出府前看，左右一一如此施行。高蘭英用符印畢，先將血糞往楊戩頭一澆，手起一刀，將首級砍落在地。夫妻大喜。方纔進府來到廳前，忽聽得後邊丫鬢飛報出廳來，哭稟曰：啓老爺夫人不好了！老太太正在香房，不知是那裏穢汚血糞，把太太澆了一頭，隨即吊下頭來，真是異事應人。張奎大叫曰：又中了楊戩妖術！放聲大哭，如醉如癡一般。自思老母養育之恩未報，今因爲國，反將吾母喪命，真個痛殺我也！忙取棺槨盛殮，不表。且說楊戩逕進中軍，來見子牙，備言先斬其馬，後斬其母，先惑亂其心，然後擒張奎不難矣。子牙大喜曰：此皆是你不世之功！張奎思報母仇，上馬提刀，來周營搦戰。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五岳之英勇，爲世無敵，而爲神乃無上至尊之品。一逢七殺，則同時皆盡，豈才力不足以敵乎？亦藝術不足致勝乎？非也，不過見屈於烏煙駒耳。可見人之才力藝術，俱不足恃者。古云：飛不以尾，缺其尾則飛不遠；走不以手，縛其手則走不疾。良有以也。

又批：楊戩之巧於幻化，爲周營第一；而討便宜見機，亦是周營第一；而下手辣

毒，亦是周營第一。騰挪而斬烏煙駒，並及其母，這是他幻化之妙；問哪吒何不出戰，這是他機械之巧。斬烏煙駒似矣，而又以穢污殺其老母，這是他下手之毒。可見極乖巧之人，是極惡毒之人。或曰：未必盡然。予曰：君請看癡人，討得那個便宜！

###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地行妙術法應玄，識誰張奎更占先？  
猛獸崖前身已死，澗池城下婦歸泉。  
許多功業成何用？幾度勳名亦枉然！  
留得兩行青史在，後來成敗總由天。

話說子牙在中軍正議進兵之策，忽報張奎搦戰。哪吒曰：弟子願往。登風火輪而出，現出八臂三首來戰張奎，大呼曰：張奎若不早降，悔之晚矣！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來取。哪吒使手中鎗劈面迎來。未及三五合，哪吒將九龍神火罩祭起去，把張奎連人帶馬罩住。用手一拍，只見九條火龍，一齊吐出烟火，遍地燒來；不知張奎會地行之術，如土行孫一般。彼時張奎見罩落將下來，知道不好，他先滾下馬就地下去了。哪吒不曾有心看，幾乎誤了大事，只見燒死他一匹馬。哪吒掌鼓回營，見子牙說：張奎已被燒死，子牙大喜，不表。且說張奎進城，對妻子曰：今日與哪吒接戰，果然利害，被他提起火龍罩，將我罩住。若不是我有地行之術，幾乎被他燒死。高蘭英曰：將軍今夜何不地行

進他營寨，刺殺武王君臣，不是一計成功，大事可定，又何必與他爭能較勝耶？張奎深悟曰：夫人之言甚是有理，只因被楊戩可惡，暗害吾老母，惑亂吾心，連日神思不定，幾乎忘了。今夜必定成功。張奎打點收拾，暗帶利刀，由地下進周營來。正是：

武王洪福過堯舜，

自有高人守大營。

話說子牙在帳中，聞得張奎已死，議取城池，至晚發令箭，點練士卒，至三更造飯，四更整飭，五更登城，一鼓成功。子牙分付已畢，這也是天意，恰好是楊任巡外營，那時將近二更時分，張奎把身子一扭，逕往周營而來。將至轅門，適遇楊任來至前營，不知楊任眼眶裏長出來的兩隻手，手心裏有兩隻眼；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底，中看人間千里。彼時楊任忽見地下有張奎提一口刀，逕進轅門，楊任曰：地下是張奎，慢來有吾在此！張奎大驚，周營中有此等異人，如何是好？自思：吾在地下行得快，待吾進中軍殺了姜尚，他就來也是遲了。張奎仗刀逕入，楊任一時着急，將雲霞獸一磕，至三層圈子內，擊雲板大呼曰：有刺客進營，各哨仔細！不一時合營齊起。子牙急忙陞帳，衆將官弓上弦，刀出鞘，兩邊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晝。子牙問曰：刺客在那裏來？楊任進帳啓曰：是張奎提刀在地下，逕進轅門，弟子故敢擊雲板報知。子牙大驚曰：昨日哪吒已把張奎燒

死，今夜如何又有個張奎，楊任曰：此人還在此，聽元帥講話。子牙驚疑未定，傍有楊戩曰：候弟子天明再作道理。就把周營裏亂了半夜，張奎情知不得成功，只得回去。楊任一隻眼只看着地下，張奎走出轅門，楊任也出轅門，直送張奎至城下方回。當時張奎進城來至府中，高蘭英問曰：功業如何？張奎只是搖頭道：利害利害！周營中有許多高人，所以五關勢如破竹，不能阻擋。遂將進營的事細說了一遍。夫人曰：既然如此，可急修本章，往朝歌請兵協守；不然孤城豈能阻擋周兵？張奎從其言，忙修本章，往朝歌不表。且說天明，楊戩往城下來，坐名叫張奎出來見我。張奎聞報，上馬提刀，開放城門，正是仇人見了仇人，大罵曰：好匹夫！暗害吾母，與你不共戴天！楊戩曰：你這逆天之賊，若不殺你母，你也不知周營中利害。張奎大叫：我不殺楊戩，此恨怎休！舉刀直取楊戩，楊戩手中刀赴面交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未及數合，楊戩祭起哮天犬來，傷張奎。張奎見此犬奔來，忙下馬，即時就不見了。楊戩觀之，不覺咨嗟。正是：

張奎道術真伶俐，

賽過周營土行孫。

話說楊戩回營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今日會張奎如何？楊戩把張奎會地道術說了，一遍，真好似土行孫，夜來楊任之功莫大焉。子牙大喜，傳令以後只令楊任巡督內外，



防守營門。彼時張奎進城，與夫人議曰：「今會楊戩十分利害，周營道術之士甚多，吾夫妻不能守此城也。依吾愚見，不若棄了渑池，且回朝歌，再作商議。你的意下如何？」夫人曰：「將軍之言差矣！俺夫妻在此鎮守多年，名揚四方，豈可一旦棄城而去？況此城關係非淺，乃朝歌屏障；今一棄此城，則黃河之險與周兵共之，這個斷然不可！明日待我出去，自然成功。」次日，高蘭英出城，至營前搦戰。子牙正坐，忽報有一女將請戰。子牙問：「誰可出馬？」有鄧嬋玉應聲曰：「末將愿往。」子牙曰：「須要小心。」鄧嬋玉曰：「末將知道。」言罷上馬。一聲炮響，展兩杆大紅旗，出營大呼曰：「來將何人？快通名來！」高蘭英觀看，見是一員女將，心下疑惑，忙應曰：「吾非別人，乃鎮守渑池張將軍夫人高蘭英是也。你是誰人？」鄧嬋玉曰：「吾乃是督運糧儲土將軍夫人鄧嬋玉是也。高蘭英聽說大罵：『賤人！你父子奉敕征討，如何苟就成婚？今日有何面目歸見故鄉也？』」鄧嬋玉大怒，舞雙刀來取高蘭英。高蘭英一身縞素，將手中雙刀，急架來迎。二員女將，一紅一白，殺在城下。怎見得有讚爲證：

這一個頂上金盞耀日光，那一個束髮銀冠列鳳凰；這一個黃金鎖子連環甲，那一個千葉龍鱗甲更强。這一個猩猩血染紅衲襖，那一個素白征袍似粉裝；這一個是

赤金映日紅瑪瑙，那一個是白雪初施玉琢娘。這一個似向陽紅杏枝枝嫩，那一個似月下梨花帶露香；這一個似五月榴花紅似火，那一個似雪裏梅花靠粉牆。這一個腰肢嫵娜在鞍韉上，那一個體態風流十指長；這一個雙刀混混如閃電，那一個二刀如鋒劈面揚。分明是廣寒仙子臨凡世，月裏嫦娥降下方；兩員女將天下少，紅似銀硃白如霜。

話說鄧嬋玉大戰高蘭英，有二十回合，撥馬就走。高蘭英不知鄧嬋玉詐敗，便隨後趕來。嬋玉聞腦後鬻鈴響處，忘取五光石回手一石，正中高蘭英面上，只打得嘴唇青腫，掩面而回。鄧嬋玉得勝進營，來見姜元帥，說高蘭英被五光石打敗進城。子牙方上功勞簿，只見左右官報：二運官土行孫、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土行孫上帳參謁，弟子運糧已完，繳督糧印，願隨軍征伐。子牙曰：今進五關，軍糧有天下諸侯應付，不消你等督運，俱隨軍征進罷了。土行孫下帳來見衆將，獨不見黃將軍，忙問哪吒。哪吒曰：今灑池不過一小縣，將黃將軍、崇君侯五人一陣而亡；且張奎善有地行之術，比你分外精奇。前日進營欲來行刺，多虧楊任救之，故此阻住，吾師不能前進。土行孫聽罷，有這樣事！當時吾師傳吾此術，可稱蓋世無雙，豈有此處又有異人也？待吾明日會他。至後帳來

問鄧嬋玉此事可眞？鄧嬋玉曰：果是不差。土行孫躊躇一夜，次早上帳來見姜元帥，願去會張奎。子牙許之。旁有楊戩、哪吒、鄧嬋玉，俱欲去掠陣。土行孫許之，來至城下搦戰。哨馬報與張奎，張奎出城見一矮子，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吾乃土行孫是也。道罷，舉手中棍滾將來，劈面就打。張奎手中刀急架來迎。二人大戰，往往來來，未及數合，哪吒、楊戩齊出來助戰。哪吒祭起乾坤圈來打張奎，張奎看見滾下馬，就不見了。土行孫也把身子一撥，來趕張奎。張奎一見大驚，周營中也有此妙術之人，隨在地底下。二人又復大戰。大抵張奎身子長大，不好轉換；土行孫身子矮小，轉換伶俐，故此或前或後，張奎又不濟事，只得敗去。土行孫趕了一程趕不上，也自回來。那張奎地行術一日可行一千五百里，土行孫止行得一千里，因此趕不上他，只得回營來見子牙。言張奎果然好地行之術。此人若是阻住此間，深爲不便。子牙曰：昔日你師父擒你，用指地成鋼法；今日治張奎，非此法不可。你務須學得此法以治之。土行孫曰：元帥可修書一封，待弟子去夾龍山見吾師，取此符印來，破了灑池縣，方得早會諸侯。子牙大喜，忙修書付與土行孫。土行孫別了妻子往夾龍山來。可憐，正是：

丹心欲佐眞明主，

首級高懸在灑池。

土行孫逕往夾龍山去。且說張奎被土行孫戰敗回來，見高蘭英雙眉緊皺，長吁曰：「周營中有許多異人，如何是好？」夫人曰：「誰爲異人？」張奎曰：「有一土行孫，也有地行之術，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如今再修告急本章，速往朝歌取救，俺夫妻二人死守此縣，不必交兵。只等救兵前來，再爲商議破敵。」夫妻正議，忽然一陣怪風飄來，甚者奇異，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

走石飛砂勢更凶，推雲擁霧亂行蹤；暗藏妖孽來窺戶，又送孤帆過楚峯。

風過一陣，把府前寶纛旂一折兩段。夫妻大驚曰：「此不祥之兆也！」高蘭英隨排香案，忙取金錢，排下一卦，已解其意。高蘭英曰：「將軍可速爲之！」土行孫往夾龍山取指地成鋼之術，來破你也，不可遲誤。張奎大驚，忙收拾結束停當，逕往夾龍山去了。土行孫一日止行一千里，張奎一日行一千五百里，張奎先到夾龍山，到個崖畔潛等土行孫等了一日，土行孫方至猛獸崖，遠遠望見飛龍洞，滿心歡喜。今日又至故土也，不知張奎預在崖傍，側身躲匿，把刀提起，只等他來。土行孫那裏知道，只是往前走，也是數該如此。看看來至面前，張奎大叫曰：「土行孫不要走！」土行孫及至抬頭時，刀已落下，可憐砍了個連肩帶背。張奎取了首級，逕回澠池縣來號令。後人有詩嘆土行孫歸周未受茅

土之封，可憐無辜死於此也。

憶昔西岐歸順時，輔君督運未愆期；進關盜寶功爲首，劫寨偷營世所奇。

名播諸侯空嘖嘖，聲揚宇宙恨絲絲；夾龍山下亡身處，反根還元正在茲。

話說張奎非止一日，來至澠池縣，夫妻相見，將殺死土行孫一事，說了一遍。夫妻大喜，隨把土行孫的首級號令在城上。只見周營中探馬見澠池縣裏號令出頭來，近前看時，却是土行孫的首級，忙報入中軍。啟元帥，澠池縣城上號令了土行孫首級，不知何故，請令定奪。子牙曰：他往夾龍山去了，不在行營，又未出陣，如何被害？子牙掐指一算，拍案大叫曰：土行孫死於無辜，是吾之過也！子牙甚是傷感，不意帳後驚動了鄧蟬玉，聞知丈夫已死，哭上帳來，愿與夫主報仇。子牙曰：你還斟酌，不可造次。鄧蟬玉那裏肯住，啼泣上馬，來至城下，只叫：張奎出來見我。哨馬報入城中，有女將搦戰。高蘭英曰：這賤人我正要報一石之恨，今日合該死於此地。高蘭英上馬提刀，先將一紅葫蘆執在手中，放出四十九根太陽神針，先在城裏提出；鄧蟬玉只聽得馬響，二目被神針射住，觀看不明，早被高蘭英手起一刀，揮於馬下。可憐，正是：

孟津未會諸侯面，今日夫妻喪澠池。

話說高蘭英先祭太陽神針，射住嬋玉雙目，因此上斬了鄧嬋玉，進城號令了。哨馬報入中軍，備言前事。子牙着實傷悼，對衆門人曰：今高蘭英有太陽神針，射人二目，非同小可，諸將俱要防備。故此按兵不動，再設法以取此縣。南宮适曰：料一小縣，今損無限大將，請元帥着人馬四面攻打，此縣可以踏爲平地。子牙傳令命三軍四面攻打，架起雲梯火炮，三軍吶喊，攻打甚急。張奎夫妻千方百計，看守此城，一連攻打兩晝夜，不能得下。子牙心中甚惱，且命暫退，再爲設計；不然徒令軍士勞苦無益耳。衆將鳴金收軍回營。且說張奎又修本往朝歌城來，差官渡了黃河，前至孟津，有四百鎮諸侯駐筭人馬；差官潛蹤隱迹，一路無詞，至館驛中歇了一宵。次日，將本至文書房投遞，那日看本乃是微子。微子接本看了，忙入內庭，只見紂王在鹿臺宴樂，微子至臺下候旨，紂王宣上鹿臺。微子行禮稱臣畢，王曰：皇伯有何奏章？微子曰：張奎有本言武王進五關，已至渑池縣，損兵折將，莫可支撐，危在旦夕，請陛下速發援兵，早來協守；不然，臣惟一死以報君恩耳！況此縣離都城不過四五百里之遠，陛下還在此臺宴樂，全不以社稷爲重。孟津現有南方北方四百諸侯駐兵，候西伯共至商效，事有燃眉之急，今見此報，使臣身心如焚，莫知所措，愿陛下早求賢士，以治國事，拜大將以勦反叛，改過惡而訓軍民。

修仁政以回天變，庶不失成湯之宗廟也。紂王聞奏，大驚曰：「姬發反叛，侵陷關隘，覆軍殺將，兵至灑池，情殊可恨！孤當御駕親征，以除大惡。」中大夫飛廉奏曰：「陛下不可。今孟津有四百諸侯駐兵，一聞陛下出軍，他讓過陛下，阻住後路，首尾受敵，非萬全之道也。陛下可出榜招賢，大懸賞格，自有高名之士，應求而至。」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何勞陛下親御六師，與叛臣較勝於行伍哉？」紂王曰：「依卿所奏，速傳旨懸立賞格，張掛於朝歌四門，招選豪傑，才堪禦敵者，不次銓除。」四外哄動，就把個朝歌城內萬民，日受數次驚慌。只見一日來了三個豪傑來揭榜文，守榜軍士隨同三人先往飛廉府裏來參謁。門官報入中堂，飛廉道：「有請。」三人進府，與飛廉見禮畢，言曰：「聞天子招募天下賢士，愚下三人自知非才，但君父有事，願捐軀敢効犬馬。」飛廉見三人氣宇清奇，就命賜坐。三人曰：「吾等俱是閭閻子民，大夫在上，子民焉敢坐？」飛廉曰：「求賢定國，聘傑安邦，雖高爵重祿，直受不辭，又何妨於一坐耶？」三人告過，方纔坐下。飛廉曰：「三位姓甚名誰，住居何所？」三人將一手本呈上，飛廉觀看，原來是梅山人氏，一名袁洪，一名吳龍，一名常昊。此乃梅山七聖，先是三人投見，以下俱陸續而來。袁洪者，乃白猿精也；吳龍者，乃蜈蚣精也；常昊者，乃長蛇精也；俱借袁昊常三字取之爲姓也。飛廉看了姓名，隨帶入朝門。

來朝見紂王。飛廉入內庭。天子在顯慶殿與惡來弈棋。當駕官啟奏中大夫飛廉候旨。王曰：宣來。飛廉見駕奏曰：臣啓陛下。今有梅山三個傑士。應陛下求賢之詔。今在午門候旨。紂王大悅。傳旨宣來。少時三人來至殿下。山呼拜畢。紂王賜三人平身。三人謝恩畢。侍立兩傍。王曰：卿等此來有何妙策。可擒姜尚。袁洪奏曰：姜尚以虛言巧語。糾合天下諸侯。鼓惑黎庶作反。依臣愚見。先破西岐。拿了姜尚。則八百諸侯望陛下。降詔招安。赦免前罪。天下不戰而自平也。紂王聞奏。龍心大悅。封袁洪爲大將。吳龍常昊爲先行。命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鵬魯仁傑等。俱隨軍征伐。紂王傳旨。嘉慶殿排宴。慶賞諸臣。內有魯仁傑。自幼多智。廣識英雄。見袁洪行事不按禮節。暗思曰：觀此人行事。不是大將之才。且看他操演人馬。便知端的。當日宴散。次日謝恩。三日後下教場操演三軍。魯仁傑看袁洪舉動措置。俱不如法。諒非姜子牙敵手。但此時是用人之際。魯仁傑只得將機就計而已。次日袁洪朝見紂王。王曰：元帥可先領一枝人馬。往灑池縣佐張奎以阻西兵。元帥意下如何。袁洪曰：以臣觀之。都中之兵不宜遠出。紂王曰：如何不宜遠出。袁洪奏曰：今孟津已有南北二路諸侯駐筭。以窺其後。臣若往灑池。此二路諸侯拒守孟津。阻臣糧道。那時使臣前後受敵。此不戰自敗之道。



況糧爲三軍生命，是軍未行而先需者也。依臣之計，不若調二十萬人馬，阻住孟津之咽喉，使諸侯不能侵犯朝歌，一戰成功，大事定矣。紂王大悅，卿言甚善，真乃社稷之臣，依卿所奏施行。袁洪隨調兵二十萬，吳龍常昊爲先行，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鵬雷鵬魯仁傑隨軍征伐孟津而來。不知勝負如何，且廳下回分解。

總批：土行孫往夾龍山來，天反以風信報張奎，使彼在猛獸崖等候，致土行孫不及提防遇害。上天惡紂極矣，宜其敗張奎而助土行孫，今則不然，天道難知矣，數乎否也！

又批：高蘭英不但太陽神針可以致勝，只他議論前後畫策，勉勵丈夫，大有經緯，大有作用，宜其擅男權而夫事之者也！只笑今人稱娘子軍者，果何若乎？何天下之夫事者多耶！

##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白魚吉兆喜非常，預兆周家瑞應昌；八百諸侯稱碩德，千年帥帥賴匡襄。  
堂堂陣演三三疊，正正旗門六六行；時雨師臨民甚悅，商朝基業已消亡。  
話說袁洪調兵往孟津駐筍，以阻諸侯咽喉，不表。且說渑池縣張奎，日夕望朝歌救兵，

忽有報馬報入府來：天子招了新元帥袁洪，調兵二十萬，駐劄孟津，以阻諸侯，未見發兵來救灑池。張奎聞報，大驚曰：天子不發救兵，此城如何拒守？況前有周兵，後有孟津四百諸侯，前後合攻，此取敗之道。今反捨此不救，奈何！忙與夫人高蘭英共議。夫人曰：料吾二人，也可阻得住周兵。今袁洪拒住孟津，則南北諸侯，也不能抄我之後。只打聽袁洪得勝，若破了南北二侯，我再與你去合兵，共破周武，無有不勝之理。俺們如今只設法守城，不要與周將對敵，待他糧盡兵疲，一戰成功，無有不克。此萬全之道也。張奎心下狐疑不定。且說子牙見灑池一個小縣，攻打不下，反陣亡了許多軍將，納悶在中軍，暗暗點頭嘆：可憐這些扶亡定國英雄，瀝胆披肝，止落得遺言在此，此身皆化爲烏有。子牙正在那裏傷悼，忽轅門官來報：有一道童來見子牙，傳令請來。少時，只見一道童至帳下，行禮曰：弟子乃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的門人，因師兄土行孫在夾龍山猛獸崖被張奎所害，家師已知應上天之數，這是救不得的。只是過灑池，須有原故，家師特着弟子來此下書。師叔便知端的。子牙接上書來，展開觀看，書曰：

道末懼留孫，致書於大元帥子牙公麾下。前者，土行孫合該於猛獸崖，死於張奎之手，理數難逃，貧道只有望崖垂泣而已，言之可勝於悵。今張奎善於守城，急切難下，

但他數亦當終。子牙公不可遲誤。可令楊戩將貧道符印先在黃河岸邊等楊任。韋護追趕至此擒之。取城只用哪吒雷震子足矣。子牙公須是親自用調虎離山計。一戰成功。此去自然坦夷。只俟封神之後。再圖會晤。不宣。

子牙看罷書。打發童子回山。當日子牙傳令。哪吒領箭。雷震子領令箭。前去如此而行。楊戩楊任領東帖前去如此。韋護領東帖前去如此。子牙俱分付已畢。至營間。周營中炮響。二軍吶喊。殺奔城下而來。張奎急上城設法守護。百計千方防禦。急切難下。子牙知張奎善於守城。且暫鳴鑼收兵。次日。午末未初。請武王上帳相見。今日請大王同老臣出營。看看澗池縣城池。好去攻取。武王乃忠厚君子。隨應曰。孤愿往。即時同子牙出營。至城下周圍看了。用手指曰。大王若破此城。須用轟天大炮。方能攻打此城。一時可破也。子牙與武王指畫攻城。只見澗池城上哨探士卒。報與張奎。啟老爺。姜子牙同一穿紅袍的。在城下探看城池。張奎聽報。便上城來看時。果是子牙同武王在城下。週圍指畫。張奎自思曰。姜尙欺吾太甚。只因連日吾堅守此城。不與他會戰。他便欺我。至吾城下。肆行無忌。藐視吾無人物也。隨下城與夫人曰。你可用心堅守此城。待我出城走去殺來。以除大害。夫人上城觀戰。張奎上馬提刀。開了城門。一馬飛來大呼曰。姬發

姜尚，今日你命難逃也！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子牙同武王撥馬向西而走，張奎趕來；周營中一將也不出來接應，張奎放心趕來。看趕有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炮聲響亮，三軍吶喊，震動天地。周營中大小將官，齊出營來，殺奔城下。高蘭英在城上，全裝甲冑，守護城池。忽聽周營中又是炮響，不知其故；忽城上落下哪吒來，現三首八臂，腳踏風火輪，搖火尖鎗殺來。高蘭英急上馬用雙刀抵住了哪吒。二人在城上不便爭持，高蘭英走馬下城，哪吒隨後趕來。雷震子又早展開二翅，飛上城來，使開黃金棍，把城上軍士打散，遂斬關落鎖，周兵進城。高蘭英見事不好，正欲取葫蘆放太陽神針，早已不及，被哪吒一乾坤圈，打中頂上，撞下馬來；又是一鎗，死於非命，早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

孤城死守爲殷商，今日身亡實可傷；  
全節全忠名不朽，女中貞烈萬年揚。

話說雷震子哪吒進了澠池縣，軍士見打死了主母，俱伏地請降。哪吒曰：俱免你死，候元帥來安民。哪吒復謂雷震子曰：道兄你且在城上拒住，吾還去接應師叔與武王，恐怕驚了主公。雷震子曰：道兄不可遲疑，當速行爲是。哪吒把風火輪登開，往正西上趕。

來；只見張奎正趕子牙，有二十里遠近。只聽得炮聲四起，喊聲大振，心下甚是驚疑，也不去趕子牙。子牙在後面大呼曰：張奎你灑池已失，何不歸降？張奎心慌，情知中計，勒轉馬望舊路而來。天色又黑，正遇哪吒現三首八臂迎來。哪吒大罵曰：逆賊！你今日還不下馬受死，更待何時？張奎大怒，搖刀直取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哪吒復祭起九龍神火罩，罩來。張奎知此寶利害，把身子一扭，往地下去了。哪吒見張奎預先走了，因想起士行孫的光景，心上不覺悲悼，往前來迎武王。張奎急走至城下，見雷震子立於城上，知城池已陷，夫人不知存亡，目思不若往朝歌，與袁洪合兵一處，再作道理。話說哪吒上前迎接，武王與子牙一同向灑池縣來，將大軍進城屯紮，又將城上周將首級收殮安葬於高阜之處，設祭祀之不表。且說張奎全裝甲冑，縱地行之術，往黃河大道而走，如風一般飛雲掣電而來。楊任遠遠望見張奎從地底下來了。楊任知會韋護曰：師兄張奎來了！你須是仔細些，不要走了他。你看我手往那裏指，你就往那邊祭降魔杵鎮之。韋護曰：謹領尊令。再說張奎正走，遠遠看見楊任騎雲霞獸，手裏那兩隻眼神光射耀，往下看着他。楊任大呼曰：張奎不要走，今日你難逃此厄也！張奎聽得，魂不附身，不敢停滯，縱着地行法刷的一聲，須臾就走有數十里遠。楊任在地上催

着雲霞獸，緊緊追趕。韋護在上頭，只看着楊任；楊任只看着張奎在地下，如今三處看着，好趕，正是：

上流韋護觀楊任，

楊任窮追七殺神。

話說張奎在地下見楊任緊緊跟隨，在他頭上；如張奎往左，楊任也往左邊來趕；張奎往右，楊任也往右邊來趕。張奎無法，只是往前飛走。看看走至黃河岸邊，前有楊戩奉東帖在黃河岸邊，專等楊任。只見遠遠楊任追趕來了，楊任也看見了楊戩，乃大呼曰：楊道兄，張奎來了！楊戩聽得忙將三昧火燒了懼留孫，指地成鋼的符篆，立在黃河岸邊。張奎正行，方至黃河，只見四處如同鐵桶一般，半步莫動，左撞左不能通，右撞右不能通，抽身回來，後面猶是鐵壁。張奎正慌忙無措，楊任用手往下一指，半空中韋護把降魔杵往下打來。此寶乃鎮壓邪魔，護三教大法之物。可憐張奎怎禁得起。有詩爲證：

金光一道起空中，五彩雲霞協用功；鬼怪逢時皆絕迹，邪魔遇此盡成空。

皈依三教稱慈善，鎮壓諸天護法雄；今日黃河除七煞，千年英氣貫長虹。

話說韋護祭起降魔杵，把張奎打成齋粉，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三位門人得勝齊來見子牙，備言打死張奎，追趕至黃河之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在澠池縣住了數日，擇

日起兵。那日整頓人馬，難了澗池縣，前往黃河而來。時近隆冬天氣，衆將官重重鐵鎧，疊疊征衣，寒氣甚深。怎見得好冷，有讚爲證：

重衾無煖氣，袖手似揣冰；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魚舟空釣線，仙觀沒人行。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零。皮襖猶嫌薄，狐裘尙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莫訝寒威重，兵行令若靈。

話說子牙人馬來至黃河，左右報至中軍。子牙分付備辦民舟，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並不白用民船一隻，萬民樂業，無不歡呼感德，真所謂時雨之師。子牙傳令，另備龍舟一隻，裝載武王。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左右鼓棹向中流進發。只聽得黃河內白浪滔天，風聲大作，把武王龍舟推在浪裏顛播。武王曰：「相父此舟爲何這等掀播？」子牙曰：「黃河水急，平昔浪發，也不是小的；況今日有風，又是龍舟，故此顛播。」武王曰：「推開艙門，俟孤看一看何如？」子牙同武王推艙一看，好大浪，怎見得有詩爲證：

洋洋光浸月，

浩浩影浮天；

靈派吞華岳，

長流貫百川。

千層凶浪滾，

萬疊峻波顛；

岸口無漁火，

沙頭有鷺眠。

茫然渾似海，

一望更無邊。

話說武王一見黃河白浪滔天，一望無際，嚇得面如土色；那龍舟只在浪裏或上或下，忽然有一旋渦，水勢分開，一聲響亮，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就把武王嚇了一跳。那魚在舟中左逆右跳，跳有四五尺高；武王問子牙曰：「此魚入舟，主何吉凶？」子牙曰：「恭喜大王賀喜大王魚入王舟者，主紂王該滅，周室當興，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子牙傳令命庖人將此魚烹來，與大王享之。武王曰：「不可，仍命擲之河中。」子牙曰：「既入王舟，豈可捨此？正謂天賜不取，反受其咎。理宜食之，不可輕棄。」左右領子牙令，速命庖人烹來；不一時獻上，子牙命賜諸將。少頃風恬浪靜，龍舟已渡黃河；只見四百諸侯，知周兵已至，打點前來迎接武王。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豈肯欺君？恐衆諸侯尊稱武王，以致中餒，則大事去矣。須是預先分付過，然後相見，庶幾不露出圭角。俟破紂之後，再作區處。乃對武王曰：「今舟雖抵岸，大王還在舟中；俟老臣先上岸，陳設器械，嚴整軍威，以示武於諸侯，立定營柵，然後來請大王。」武王曰：「聽憑相父設施。」子牙先上了岸，率大隊人馬至孟津，立下營寨，衆諸侯齊至中軍，來見子牙。子牙迎接上帳，相敘禮畢，子牙曰：「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只以觀政於商爲辭；俟伐紂之後，再作商議。衆諸侯大喜，俱依子牙之言。子牙令軍政官與哪吒、楊戩前去迎請武王，後面



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同武王車駕而進。真個是天下諸侯會合，自是不同。怎見得，有詩爲證：

八百諸侯會孟津，紛紛殺氣滿紅塵；  
旌旗向日飛龍鳳，劍戟迎霜泣鬼神。

士卒糾糾歌化日，軍民濟濟慶仁人；  
應知世運當亨泰，四海謳吟總是春。

且說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津大營，探馬報入中軍帳，子牙率領東南北三方六百諸侯，又有八百小諸侯，齊來迎接武王，逕進中軍。先有：

東伯侯姜文煥，東南揚侯鍾志明，南伯侯鄂順，西南豫州侯姚楚亮；

北伯侯崇應鸞，東北兗州侯彭祖壽，西伯侯姬發，夷門伯武高遠；

左伯宗智明，右伯姚庶良，遠伯常信仁，近伯曹宗；

邠州伯丁建吉。

衆諸侯進營，止有東伯侯姜文煥未曾進遊魂關，乃序武王陞帳；武王不肯，彼此固遜多時。武王同衆諸侯交相下拜。天下諸侯俯伏曰：今大王大駕特幸此地，使衆諸侯得觀天顏，仰觀威德，早救民於水火之中，天下幸甚，萬民幸甚！武王深自謙讓曰：予小子發嗣位，先王孤德寡聞，惟恐有負前烈，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特拜相父，東會列位。

賢侯觀政於商。若謂予小子統率諸侯，則予豈敢？惟望列位賢侯教之。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紂王無道，殺妻誅子，焚炙忠良，殺戮大臣，沉湎冒色，弗敬上天，郊廟不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皇天震怒，絕命於商。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伐罪弔民，拯萬姓於水火，正應天順人之舉，泄人神之憤，天下無不咸悅。若予等與大王坐觀不理，厥罪惟均，望大王裁之。武王曰：紂王雖不行正道，俱臣下蔽惑之耳；今只觀政於商，擒其嬖倖，令紂王改其敝政，則天下自平矣。彭祖壽曰：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昔堯有天下，因其子不肖，而禪位於舜；舜有天下，亦因其子之不肖，而禪位於禹；禹之子賢能，承繼父業，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暴虐夏政，天人怨之，故湯得行天之罰，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罪惡貫盈，毀棄善政，戕賊不道，皇天震怒，降災於商。爰命大王以伐殷暴，大王幸無固辭，以灰諸侯之心。武王謙讓未遑，子牙曰：列位賢侯，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俟至商郊，再有說話。衆諸侯僉曰：相父之言是也。武王命營中治酒，大宴諸侯不表。且說袁洪在營中，只見報馬啟曰：今有武王兵至孟津，下寨大會諸侯，請元帥定奪。殷破敗聽得，忙上前言曰：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自興兵至此，所在獲捷，軍威甚銳，元帥不可輕忽，務要嚴兵以待。袁洪曰：參軍之言固善，料姜尚不過

一礮溪村夫，有何本領？此皆諸關將士不用心，以致彼僥倖成功。參軍放心，看吾一陣，令他片甲不回。次日，子牙陞帳，衆諸侯上帳參見。有夷門伯武高遠言曰：「啟元帥，六百諸侯駐兵於此，俱未敢擅於用兵，止在此拒住，只候武王大駕來臨，以憑裁奪。今日若不先擒袁洪，則匹夫尙自逞強，猶不知天吏之不可戰也。望元帥早賜施行。」子牙曰：「賢侯之言甚善。吾必先下戰書，然後會兵孟津，未爲晚也。衆皆大喜。」子牙忙修書，差楊戩往商營內來下戰書。楊戩領命往商營前下馬，大呼曰：「奉姜元帥將令，來下戰書。探事小校報與中軍，袁洪聽得周營來下戰書，忙命左右令來，只見軍政官來至營門，令楊戩進見。」楊戩至中軍帳，見袁洪，呈上戰書。袁洪觀看畢，乃曰：「吾不修回書，約定明日會兵便了。」楊戩回至中軍，見子牙，言明日會兵。子牙傳令與衆諸侯，明早會兵，俱各各準備去了。次日，周營炮響，子牙調出大隊人馬，有八百諸侯齊出。當中是子牙人馬，俱是大紅旗；左是南伯侯鄂順，右是北伯侯崇應鸞，盡是五色旛幢，真若盪山甲海，威勢如彪，英雄似虎，布成陣勢。三軍吶喊，沖至軍前。哨馬報與袁洪，袁洪與衆將出營觀看。子牙大兵隊伍，只見天下諸侯雁翅排開，分於左右。當中是元帥姜尙，左有鄂順，右有崇應鸞。有詩爲證：

諸侯共計破朝歌，正是神仙遇劫魔；百萬雄師興宇宙，奇功立在孟津河。  
姜尚東征除虐政，諸侯拱手尊號令；妖氛滾滾各爭先，楊戩梅山收七聖。

話說袁洪在馬上見姜子牙身穿道服，乘四不相，來至軍前，左右排列有衆位門人；次後武王乘逍遙馬，南北分列衆位諸侯。只見袁洪銀盔素鎧，坐下白馬，使一條邪鐵棍，擔在鞍轡，英雄凜凜。怎見得袁洪好處，有讚爲證：

銀盔素鎧甲，瓔絡大紅凝；左插狼牙箭，右懸寶劍鋒。橫担邪鐵棍，白馬似神行；幼長梅山下，成功古洞中。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靈；善能多變化，玄妙似人形。梅山稱第一，保紂滅周兵。

話說子牙向前問曰：來者莫非商朝元帥袁洪麼？袁洪曰：你可就是姜尚？子牙曰：然也。方今天下歸周，商紂無道，天下離心離德，只在日夕受縛；料你一杯之水，安能救車薪之火哉？汝若早早倒戈納降，尚待汝以不死；汝若支吾一朝兵敗，玉石俱焚，雖欲求其獨生，何可得哉？休得執迷，徒貽伊戚。袁洪笑曰：姜尚，你只知磻溪捕魚，水有深淺；今幸而五關無有將才，讓你深入重地，你敢以巧言令色，惑吾衆聽耶？回顧左右先行曰：誰與吾拿此鄙夫，以泄天下之憤？傍有一人大呼曰：元帥放心，待我成功。走馬飛臨陣前，

搖手中鎗來取姜子牙，傍有左伯侯姚庶良，縱馬搖手中斧大呼曰：匹夫慢來！有吾在此，也不答話，兩馬相交，鎗斧並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

征雲蕩蕩透虛空，劍戟兵戈擾攘中；今日姜公頭一戰，孟津血濺竹梢紅。

話說姚庶良手中斧轉換如飛，不知常昊乃是梅山一個蛇精，姚庶良乃是真實本領，那裏知道，只要成功。常昊不覺敗下陣去，姚庶良便催馬趕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當日武王觀政於商，時有白魚躍舟，赤烏降屋，已肇周室興隆耳。武王猶謙遜未遑，此所以爲德之至，仁之至；若是以臣伐君，則當日便有許多議論，何至再三謙抑耶？

又批：張奎夫人高蘭英，着實有將才，其議論鑿鑿堪聽，雖古之名將，無出其右，宜其丈夫拱手聽命！只笑近日人家婦人，有何才能，一味會吃醋，而必欲丈夫懾服，已自可笑！豈奈丈夫亦平心畏服，可嘆哉！

###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紂王酷虐古今無，淫凶貪婪聽美姝；孕婦無辜遭惡劫，行人有難罹凶途。

遺譏簡冊稱殘賊，留與人間罵獨夫；大道悠悠難究竟，且將濁酒對花奴。

話說姚庶良隨後趕來，常昊乃是蛇精，縱馬脚下起一陣旋風，捲起一團黑霧，連人帶馬罩住；方現出他原形，乃是一條大蟒蛇，把口張開，吐出一陣毒氣。姚庶良禁不起，隨昏於馬下。常昊便下馬取了首級，大呼曰：「今拿姜尙，似姚庶良爲例，衆諸侯之內，不知他是妖精；有袁州伯彭祖壽縱馬搖鎗，大呼曰：「匹夫敢傷吾大臣！時有吳龍在袁洪右邊，見常昊立功，忍不住使兩口雙刀，催開馬飛奔前來曰：「不要沖吾陣脚，也不答話，兩騎相交，刀鎗並舉，殺在陣前。六百鎮諸侯，俱在左右看着，二將交兵，戰未數合，吳龍掩一刀敗走，彭祖壽隨後趕來，吳龍乃是蜈蚣精，見彭祖壽將近，隨現了原形，只見一陣風起，黑雲捲來，妖氛迷人，彭祖壽已不知人事，被吳龍一刀揮爲兩斷。衆諸侯不知何故，只見將官追下去，就是一塊黑雲捲來，將官隨卽絕命。子牙傍邊有楊戩對哪吒曰：「此二將俱不是正經人，似有些妖氣，我與道兄一往何如？」只見吳龍躍馬舞刀，飛奔軍前，大呼曰：「誰來先啖吾雙刀？」哪吒登開風火輪，使火尖鎗，現三首八臂迎來。吳龍曰：「來者是誰？」哪吒曰：「吾乃哪吒是也。你這業畜，怎敢將妖術傷吾諸侯？」把鎗一擺，直刺吳龍，吳龍手中刀急架交還。未及三四合，被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響一聲將吳龍罩在裏

面，吳龍已化道清風去了。哪吒用手一拍，及至罩中現出九條火龍時，吳龍去之久矣。常昊見哪吒用火龍罩罩住吳龍，心中大怒，縱馬持鎗大叫曰：「哪吒不要走，吾來也！」只見楊戩使三尖刀縱銀合馬，同哪吒雙戰常昊。常昊見勢不好，便敗下陣去。楊戩也不趕他，取彈弓在手，隨手發出金丸，照常昊打來。只見那金丸不知落於何處，哪吒復祭起神火罩，將常昊罩住，也似吳龍化一道赤光而去。袁洪見二將如此精奇，心下甚是歡喜，傳令三軍擂鼓。袁洪縱馬沖殺過來，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見個雌雄！」旁有楊任見有袁洪沖來，急催開了雲霞獸，使開飛電鎗，敵住袁洪。戰有五七回合，楊任取出五火扇，照袁洪一扇，袁洪已預先走了，止燒死他一匹馬。子牙鳴金收隊，回營陞帳，坐下嘆曰：「可惜傷了二路諸侯，心下不樂。」楊戩上帳曰：「今日弟子看他三人，俱是妖怪之相，不似人形，方纔哪吒祭神火罩，楊任用神火扇，弟子用金丸，俱不會傷他，竟化清光而去。只見衆諸侯也都議論常昊、吳龍之術，紛紛不一。且說袁洪回營陞帳，只見常昊、吳龍齊來參謁。袁洪曰：「哪吒罩兒，楊任的扇子，俱好利害。」吳龍笑曰：「他那罩與扇子，只好降別人，那裏降得我們來！只是今日指望拿了姜尙，誰知只壞了他兩個諸侯，也不算成功了。」袁洪一面修本往朝歌報捷，竟免天子憂心。且說魯仁傑對殷成秀、雷鵬、雷鯤。

曰：賢弟今日你等見袁洪、吳龍、常昊與子牙會兵的光景麼？衆人曰：不知所以。魯仁傑曰：此正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日他三將俱是些妖孽，不似人形，今天下諸侯會兵此處，正是大敵。豈有這些妖邪能拒敵成功耶？殷成秀曰：長兄且莫忙說破，看他後來如何？魯仁傑曰：總來吾受成湯三世之恩，豈有敢負國恩之理，惟一死以報國耳！話說差官往朝歌來至文書房內，飛廉接本觀看，見袁洪報捷，連誅大鎮叛逆諸侯彭祖、壽姚、庶良等，心中大喜，忙持本上鹿臺來見紂王。當駕官上臺啓曰：有中大夫飛廉候旨。紂王曰：宣來。左右將飛廉宣至殿前，參拜畢，俯伏奏曰：今有元帥袁洪領敕鎮守孟津，以禦天下諸侯；初陣斬袁州侯彭祖、壽、豫州侯姚庶良，軍威已振，大挫周兵鋒銳。自興師以來，未有今日之捷；此乃陛下洪福、齊天，得此大帥，可計日奏功，以安社稷者也。特具本齎奏。紂王聞奏大悅，元帥袁洪連斬二逆，足破敵人之膽，其功莫大焉！傳朕旨意，特敕獎諭，賜以錦袍金帛，以勵其功。仍以蜀錦百疋，寶鈔萬貫，羊酒等件，以犒將士勤勞；務要用心料理，剿滅叛逆，另行分列茅土。朕不食言。欽哉！特諭。飛廉頓首謝恩，領旨打點解犒，賞往孟津去不表。且言妲己聞飛廉奏袁洪得勝，奏捷來見紂王曰：妾蘇氏、恭喜陛下又得社稷之臣也！袁洪實有大將之才，永堪重任；似



此奏捷，叛逆指日可平，臣妾不勝慶幸。實皇上無疆之福，以啓之耳。今特具觴爲陛下稱賀。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三妖同紂王共飲。此時正值仲冬天氣，巖威凜冽，寒氣侵人。正飲之間，不覺彤雲四起，亂舞梨花。當駕官啓奏曰：上天落雪了！紂王大喜曰：此時正好賞雪。命左右煖注金樽，重斟盃斝，酣飲交歡。怎見得好雪，有讚爲證：

彤雲密布，冷霧繽紛；彤雲密布，朔風凜凜號空中；冷霧繽紛，大雪漫漫鋪地下。真個是六花片片飛瓊，千樹株株倚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渾失素，皓鶴竟無形。平添四海三江水，壓倒東西幾樹松；却便似戰敗玉龍三百萬，果然是敗鱗殘甲滿空飛。但只見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圖。好雪真個是柳絮滿橋，梨花蓋舍；柳絮滿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老翁煖槽枥。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洒灑灑灑裁蝶翅，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

話說紂王與妲己共飲，又見大雪紛紛，忙傳旨命捲起氈簾，待朕同御妻美人看雪。侍駕官捲起簾幔，打掃積雪。紂王同妲己、胡喜妹、王美人在臺上看朝歌城內外似銀裝。

世界粉砌乾坤。王曰：御妻，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俟朕慢飲三杯？妲己領旨，款啓朱口，輕舒鶯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真是婉轉鶯聲飛柳外，笙簧之樂自天來。曲曰：

纔飛燕塞邊，又洒向城門外；輕盈過玉橋去，虛飄臨闔苑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王載，凍的長江上魚沉雁杳，空林中虎嘯猿哀。憑天降冷禍胎，六花飄墮難禁耐；砌漫了白玉塔，宮幃裏冷侵衣袂。那一時暖烘烘紅日當頭曬，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派，瑞氣祥光擁出來。

妲己唱罷，餘韻悠揚，嬾嬾不絕。紂王大喜，連飲三杯。不一時雪俱止了，彤雲漸散，日色復開。紂王同妲己憑欄看朝歌積雪，忽見西門外有一小河。此河不是活水河，因紂王造鹿臺挑取泥土，致成小河，適纔雪水注積，因此行人不便，必跣足過河。只見有一老人，跣足渡水，不甚懼冷，而行步且快。又有一少年人亦跣足渡水，懼冷行緩，有驚怯之狀。紂王在高處觀之，盡得其態，問於妲己曰：怪哉！怪哉！有這等異事！你看那老者渡水，反不怕冷，行步且快；這年少的反又怕冷，行走甚難，這不是反其事了？妲己曰：陛下不知，老者不甚怕冷，乃是少年父母精血正旺之時，交媾成胎，所秉甚厚，故精血充滿，骨

髓皆盈，雖至末年，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至若少年怕冷，乃是末年父母氣血已衰，偶爾姤精成孕，所秉甚薄，精血既虧，髓皆不滿，雖是少年，形同老邁，遇寒冷而先畏怯也。紂王笑曰：此惑朕之言也。人秉父精母血而生，自然少壯老衰，豈有反其事之理？姐已又曰：陛下何不差官去拿來，便知端的。紂王傳旨，命當駕官至西門將渡水老者少者俱拿來。老少民人曰：吾等奉公守法，不欠錢糧，爲何拿我們？那侍臣曰：只怕當今天子有好處到你們，也不可。正是：

平白行來因過水，

誰知敲骨喪其生。

紂王在鹿臺上專等渡水人民，却說侍駕官將二民拿至臺下，回旨啓陛下，將老少二民拿至臺下。紂王命將斧砍開二民脛骨，取來看驗。左右把老者少者腿俱砍斷，拿上臺看，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髓淺。紂王大喜，命左右把尸拖出，可憐無辜百姓，受此慘刑！後人有詩嘆曰：

敗葉飄飄落故宮，

至今猶自起悲風，

獨夫只聽讒言婦，

目下朝歌社稷空。

話說紂王見姐已如此神異，撫其背而言曰：御妻真是神人！何靈異若此？姐已曰：妾雖係女流，少得陰符之術，其勘驗陰陽，無不奇中，適纔斷脛驗髓，此猶其易者也。至如婦

女懷孕，一見便知他腹內有幾月，是男是女，面在腹內，或朝東南西北，無不週知。紂王曰：方纔老少人民斷脛驗髓，如此神異，朕得聞命矣！至如孕婦再無有不驗之理。命當駕官傳旨：民間搜取孕婦見朕，奉御官往朝歌城來。正是：

天降大殃臨孕婦，

成湯社稷盡歸周。

話說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有三名孕婦，一齊拿往午門來；只見他夫妻難捨，搶地呼天，哀聲痛慘。大呼曰：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法，又不拖欠錢糧，爲何拿我等有孕之婦？子不捨母，母不捨子，悲悲泣泣，前遮後擁，扯進午門來。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微子啓微子衍上大夫孫榮，正議袁洪爲將，退天下諸侯之兵，不知何如；只聽得九龍橋鬧鬧嚷嚷，呼天叫地，哀聲不絕。衆人大驚，齊出文書房來問其情由。見奉御官扯着兩三個婦女而來；箕子問曰：這是何故？民婦泣曰：吾等俱是女流，又不犯天子之法，爲何拿我女人做甚麼？老爺是天子大臣，當得爲國爲民，救我等蟻命！言罷，哭聲不絕。箕子忙問奉御官，奉御官答曰：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分別淺深，知其老少生育，皇大喜，娘娘又奏，尙有剖腹驗胎，知道陰陽。皇上聽信斯言，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箕子聽罷，大罵昏君！方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社稷不久邱墟，還聽妖

婦之言，造此無端罪孽。左右且住，待吾面君諫止。箕子怒氣不息，後隨着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駕。且說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只見當駕官啓曰：有箕子等候旨。箕子至臺上伏而哭曰：不意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一旦喪於今日！而尙不知警戒，修省，猶造此無辜惡孽！你將何面目見先王在天之靈也？紂王怒曰：周武逆叛，今已有大帥袁洪，足以禦敵，斬將覆軍，不日奏凱。朕偶因觀雪，見朝涉者有老少之分，行步之異，幸皇后分別甚明，朕得以決其疑，於理何害？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有甚大事？你敢當面侮君，而妄言先王也？箕子泣諫曰：臣聞人秉天地之靈氣以生，分別五官，爲天地宣獻贊化，作民父母；未聞荼毒生靈，稱爲民父母者也。且人死不能復生，誰不愛此血軀，而輕棄以死耶？今陛下不敬上天，不修德政，天怒民怨，人日思亂，陛下尙不自省，猶殺此無辜婦女。臣恐八百諸臣，屯兵孟津，旦夕不保；一旦兵臨城下，又誰爲陛下守此都城哉？只可惜商家宗裔，爲他人所擄，宗廟被他人所毀，宮殿爲他人所居，百姓爲他人之民，府庫爲他人之有，陛下還不自悔，猶聽婦女之言，敲民骨剖孕婦；臣恐周武人馬一到，不用攻城，朝歌之民，自然獻之矣。軍民與陛下作仇，只恨周武不能早至，軍民欲箠食壺漿一迎之耳。雖陛下被擄，理之當然；只可憐二十八代神主，盡被天下衆諸

侯所毀，陛下此心忍之乎？紂王大怒曰：老匹夫焉敢覲面侮君，以亡國視朕，不敬孰大於此！命武士拿去打死箕子。大叫曰：死不足惜，只可惜你昏君敗國，遺譏萬世，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只見臺下有人大呼曰：不可！不可！微子、微子啓、微子衍三人上臺，見紂王俯伏，嗚咽不能成語，泣而奏曰：箕子忠良，有功社稷；今日之諫，雖則過激，皆是爲國之言，陛下幸察之。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今又誅忠諫之口，社稷危在旦夕，而陛下不知悟，臣恐萬姓怨憤，禍不旋踵也！幸陛下憐赦箕子，褒忠諫之名，庶幾人心可挽，天意可回耳。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諍，不得已乃曰：聽皇伯皇兄之諫，將箕子廢爲庶民。妲己在後殿出而奏曰：陛下不可。箕子當面辱君，已無人臣禮；今若放之在外，必生怨望，倘與周武構謀，致生禍亂，那時表裏受敵，爲患不小。紂王曰：將何處治妲己？曰：依臣妾愚見，且將箕子剃髮囚禁爲奴，以示國法，使民人不敢妄爲，臣下亦不敢瀆奏矣。紂王聞奏大喜，將箕子竟囚之爲奴。微子見如此光景，料天命終無挽救之日，隨卽下臺，與微子啓、微子衍大哭曰：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是天亡我商也，奈之何哉！微子與微子啓兄弟二人商議曰：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隱姓埋名，以存商代禮祀，不令同日

絕滅可也。微子啓含淚應曰：敢不如命。於是二人打點收拾投他州自隱。後孔子稱他三人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謂殷有三仁是也。後人有詩讚之：

鶯轉商郊百草新，成湯宮殿已成塵；爲奴豈足延商祀？去國因之接子禮。

剖腹丹心成往事，割胎民婦又遭迤；朝歌不日歸周主，戰血郊原已化燐。

話說微子三人收拾行囊投他州去了。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妲己指一婦人腹中是男，面朝左脇；一婦人也是男，面朝右脇。命武士用刀剖開，毫釐不爽。又指一婦人腹中是女，面朝後背；用刀剖開，果然不差。紂王大悅道：御妻妙術如神，雖龜策莫敵！自此肆無忌憚，橫行不道，慘惡異常，萬民切齒。當日有詩爲證：

大雪紛紛宴鹿臺，獨夫何苦降飛災？三賢遠遁全宗廟，孕婦身亡實可哀。

話說當日刳剔孕婦，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次日有報事軍報上臺來，有微子等三位殿下封了府門，不知往何處去了。紂王曰：微子年邁，就在此也是沒用之人；微子啓弟兄兩人就留在朝歌，也做不得朕之事業，他去了又省朕許多煩絮。卽今元帥袁洪屢建大功，料周兵不能做得甚事。遂日日荒淫宴樂，全不以國事爲重；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併無可否。那日招賢榜蓬下來了二人，生得相貌甚是兇惡，一個面如藍靛，眼似

金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一個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容似硃砂，頂生雙角，甚是怪異，往中大夫府來謁見。飛廉一見，甚是畏懼。行禮畢，飛廉問曰：二位傑士是那裏人氏？高姓何名？二人欠身曰：某二人乃大夫之子民，商朝之百姓，聞姜尚欺妄，侵天子關隘；吾兄弟二人願投麾下，以報國恩，決不敢望爵祿之榮，願破周兵，以洗王恥。子民姓高名明，弟乃高覺。通罷姓名，飛廉領二人往朝內拜見紂王，進午門竟往鹿臺見駕。紂王問曰：大夫有何奏章？飛廉奏曰：今有二賢高明高覺，願求報效，不圖爵祿，敢破周兵。紂王聞報大悅，宣上臺來；二人倒身下拜，俯伏稱臣，王賜平身。二人立起，紂王一見相貌奇異，甚是駭然，便道：朕觀二士真乃英雄也。隨在鹿臺上俱封爲神武上將軍，二人謝恩。王曰：大夫與朕陪宴，二人下臺冠帶了，至顯慶殿待宴，至晚謝恩出朝。次日旨意下，命高明高覺同欽差解湯羊御酒往孟津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紂王焚災忠良，薨盆惡焰，可謂極古今之慘，何得又有此一番惡想！竟剗剔孕婦，斷朝涉之脛。千古之下，稱爲獨夫，信不誣矣！

又批：妲己之毒惡極，爲古今婦人之最，然而惡名歸於紂王，今人只知罵紂王爲獨夫，何嘗罵妲己爲獨婦？此又古今極便宜的事。予想此婦，可謂極善逢迎者，



不但當日能惑紂王，尙能遮過天下後世人，又可謂極古今婦人之媚！

###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眼有明兮耳有聰，能於千里決雌雄；神機纔動情先泄，密計方行事已空。

軒廟借靈憑鬼使，棋山毓秀仗桃叢；誰知名載封神榜，難免降魔杵下紅。

話說高明高覺同欽差官往孟津來，行至轅門，旗門官報入中軍。袁洪與衆將接旨，進中軍開讀，詔曰：

嘗聞將者乃三軍之司命，係社稷之安危。將得其人，國有攸賴；苟非其才，禍遂莫測。則國家又何望焉？並爾元帥袁洪，才兼文武，學冠天人，屢戰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人龍也！今特遣大夫陳友解湯羊御酒金帛錦袍，用酬戍外之勞，慰朕當守之望；爾當克勤盡忠，撲滅巨逆，早安邊疆，以靖海宇。朕不惜茅土重爵，以待有功，爾其欽哉！特諭。

袁洪謝恩畢，款待天使，又令高明高覺進見。高明高覺上帳參謁，袁洪行禮畢，袁洪認得他是棋盤山桃精柳鬼，高明高覺也認得袁洪是梅山白猿，彼此大笑，各相溫慰，深喜是一氣同枝，正是：

不是武王洪福大。

焉能七聖死梅山。

高明高覺在營中與衆將相見，各各致意。次日，袁洪修謝恩表，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次日，袁洪命高明高覺二將往周營搦戰。二人慨然出營，至周營大呼曰：「着姜尙來見我！咱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走一遭？』」傍有哪吒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領令出營，忽見二人步行而來，好兇惡，怎見得：

一個面如藍靛眼如燈，一個臉似青松口血盆；一個獠牙凸暴如鋼劍，一個海下鬚鬚似赤繩。一個方天戟上懸豹尾，一個純鋼板斧似車輪；一個棋盤山上稱柳鬼，一個得手人間叫高明。正是神荼鬱壘該如此，要阻周兵鬧孟津。

話說哪吒大呼曰：「來者何人？」高明答曰：「吾乃高明高覺是也。今奉袁大將軍將令，特來擒拿反叛姜子牙。你是何人，敢來見我？」哪吒大喝曰：「好孽畜，敢出大言！提手中火尖鎗，直取二將。」二將舉戟斧劈面迎來；三將交兵，大戰在龍潭虎穴。哪吒早現出三首八臂，祭起乾坤圈，正中高覺頂門上，打得個一派金光，散漫於地。哪吒復祭九龍神火罩，把高明罩住，用手一拍，卽現九條火龍，須臾燒罷。哪吒回營來見子牙，言圈打高覺，罩燒高明一事，子牙大喜不表。且說高明等二人進營來見袁洪曰：「姜尙所仗無他，俱倚的

是三山五嶽門人，故此所在僥倖成功，不曾遇着我等奧妙之人，莫說是姜尙幾個門人，何怕你有通天徹地手段，豈能脫得吾輩之手也？衆人俱各歡喜。次日，高明高覺又到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高明高覺請元帥答話。子牙問哪吒曰：你昨日回我滅了二將，今日又來何也？哪吒曰：想必高明二人有潛身之術，請師叔親臨，吾等便知真實。子牙傳令六百諸侯齊出，看子牙用兵。高明對弟高覺曰：哪吒言吾等有潛身之術，俱出來看吾等真實。言未了，只聽炮響，見周營大隊排開，似盪山甲海射光華。子牙乘四不相來至軍前，看見二將相貌兇惡，醜陋不堪，大喝曰：高明高覺，不順天時，敢勉強而阻逆王師，自討殺身之禍也。高明大笑曰：姜子牙，我知你是崑崙之客，你也不會會我等這樣高人，今日成敗，定在此舉也。道罷，二將使戟斧冲殺過來。這邊李靖楊任二騎冲出，也不答話；四般兵器交加，正是四將賭鬪。怎見得，有詩爲證：

四將交鋒在孟津，人神仙鬼孰虛真；從來劫運皆天定，縱有奇謀盡墮塵。

話說楊戩在傍，見高明高覺一派妖氣，不是正人；仔細觀看，以備不虞。只見楊任取出五火扇來，照高明一扇，只聽得呼的一聲，化一道黑光而去。李靖也祭起黃金塔來，把高覺罩在裏面，一時也不見了。袁洪同衆將正在轅門看高明兄弟二人大戰周兵，見

楊任用五火扇子扇高明，又見李靖用塔罩高覺，忙命吳龍常昊接戰。二將大叫曰：周將不必回營，吾來也！哪吒登風火輪來戰吳龍，楊戩使三尖刀敵住常昊，四將大戰。袁洪心下自思曰：今日定要成功，不可錯過。把白馬催開，使一條施鐵板來戰子牙，傍有雷震子、韋護二人截住袁洪相殺。怎見得有讚爲證：

凜凜寒風起，森森殺氣生；白猿施鐵棒，雷震更棍精。韋護降魔杵，來往勢猶兇；捨命安天下，拚生定太平。

話說雷震子展風雷翅飛在空中，那條棍從頂上打來，韋護祭起降魔杵，此杵豈同小可，如須彌山一般打將下來。袁洪雖是得道白猿，也經不起這一杵。袁洪化白光而去，止將鞍馬打得如泥。楊戩祭哮天犬咬常昊，常昊乃是蛇精，狗也不能傷他；常昊知是仙犬，先借黑氣走了。哪吒祭起神火罩罩住吳龍，吳龍也化青風走了，總是一場虛話。子牙鳴金回營，楊戩上帳曰：今日會此一陣，俱爲無用；當時弟子別師尊時，師父曾有一言分付弟子，說若到孟津，謹防梅山七聖阻隘，教弟子留心。今日觀之，奈實不能成功，俱化青黑高明而走。元帥宜當設計處治，方可成功；若是死戰，終是無用。子牙曰：吾自有道理。當日至晚，子牙帳中鼓響，衆將官上帳聽令。子牙命李靖領柬帖，你在八卦

陣正東上按震方，書有符印，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雷震子領柬帖，你在正南上，按離方，亦有符印，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命哪吒領柬帖，在正西上，按兌方，用也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楊任在正北上，按坎方，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楊戩你可引戰，用五雷之法，望桃樁上打下來。韋護，你用瓶盛烏雞黑狗血，女人屎尿和勻，裝在瓶內；若高明、高覺趕入我陣中，你可將瓶打下。此法穢濁物壓住他妖氣，自然不能逃走。此一陣可以擒二豎子也。各門人聽命而去。子牙先出營，布開八卦，暗合九宮，將桃樁釘下。正是：

設計要擒桃柳鬼，

這場辛苦枉勞神。

却說姜子牙安置停當了。且說高明聽着子牙傳令，安八卦方位，用烏雞黑狗血釘桃樁，拿他兄弟二人大笑不止。空費心機，看你怎樣捉我二人。次日，子牙親臨轅門搦戰，袁洪與高明高覺出營，二人大呼曰：姜子牙，你自稱岐周大元帥，在吾看你，不過一匹夫耳！你既是崑崙之士，理當遣將調兵，共決雌雄；爲何釘桃樁安符印，週圍布八卦，按九宮，用門人將烏雞黑狗血穢污之物壓我二人？吾非鬼魅精邪，豈懼你左道之術也？二人道罷，拽步搖斧舉戟，直取子牙。子牙左右有武吉、南宮适，二馬齊出，急架忙迎。四

將交兵，鎗刀並舉。高明逞精神如同猛虎，南宮适使氣力一似蟒龍。高覺戟刺擺長旛，武吉鎗來生殺氣。四將酣戰，子牙催四不相仗劍也來助戰；未及數合，便往陣中敗走。高明笑曰：「不要走，吾豈懼你安排？吾來也！」兄弟二人隨後趕入陣來，剛入得八卦方位，東有李靖，南有雷震子，西有哪吒，北有楊任，四面發起符印，處處雷鳴。韋護在空中將一瓶污穢之物往下打來，那些雞犬穢血，濺得滿地。高明高覺化陣青光早已不見了。衆門人親自觀看，莫知去向。子牙收兵回營，陞帳坐下，大怒曰：「豈知今日日本營先有奸細，私透營內之情，如此何日成功也！將吾機密之事，盡被高明知道，此是何說？」楊戩在傍曰：「師叔在上，料左右將官自在西岐共起義兵，經過三十六路征伐，今進五關，經過數百場大戰，苦死多少忠良。今日至此，克商朝只在目下，豈有怎樣之理？據弟子觀之，此二人非是正人，定有些妖氣，那光景大不相同，望師叔詳察。今弟子往一所在，去看自知虛實。」子牙曰：「你往那裏去？」楊戩曰：「機不可洩，洩則不能成功也。」子牙許之。楊戩當晚別子牙去訖。且說高明高覺來見袁洪，言子牙用八卦陣將釘桃樁的事說了一遍。袁洪具表往朝歌報捷。高覺聽得周營子牙與楊戩共議，楊戩要往一所在去，又聽見楊戩不肯說，兄弟二人曰：「憑你怎麼尋吾根腳，料你也不能知道。」二人又大笑一回不

表。且說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玉泉山金霞洞來，正是：

遁中道術真玄妙，

咫尺青風萬里程。

話說楊戩來至金霞洞，見洞門緊閉，楊戩洞外敲門，卽時一童子出來，見是師兄，忙問曰：師兄何來？楊戩曰：煩賢弟通報。童子進洞內，見玉鼎真人，啓曰：師兄楊戩在洞府外求見。真人起身吩咐曰：着他進來。楊戩來至碧遊床前下拜，真人曰：你今到此爲何？楊戩把孟津事說了一遍。真人曰：此孽障！是棋盤山桃精柳鬼，桃柳根盤三十里，採天地之靈氣，取日月之精華，成氣有年，今棋盤山有軒轅廟，廟內有泥塑鬼使，名曰千里眼順風耳。二妖託其靈氣，目能觀看千里，耳能詳聽千里，千里之外，不能視聽也。你可與姜子牙着人往棋盤山去，將桃柳根盤掘挖，用火焚盡，將軒轅廟二鬼泥身打碎，以絕其靈氣之根，再用一重霧常鎖營寨。如此如此，則二鬼自然絕也。楊戩受命，離了玉泉山，復往周營而來。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令入中軍問楊戩曰：此去如何？楊戩搖頭不語，深恐泄機。子牙曰：你今日爲何如此？楊戩曰：弟子今日不敢言，且隨弟子行之。子牙並依楊戩不去阻擋。楊戩執定令旗下帳，把後隊大紅旗二千杆，令三軍磨旗，又令一千名軍士擂鼓鳴鑼，恍然有驚動天地之勢。子牙見楊戩如此，不知其故。楊戩方來對

子牙曰：高明高覺二人，乃是棋盤山桃精柳鬼也。他憑託軒轅廟二鬼之靈，名曰千里眼順風耳。如今須用旗招展不住，使千里眼不能觀看，鑼鼓齊鳴，使順風耳不能聽察。請元帥命人往棋盤山掘挖其根，用火焚之，再令將官去把軒轅廟裏二鬼打碎，然後用大霧一重，常鎖行營，此怪方能除也。子牙聽說，既然如此，吾自有調度。子牙令李靖領三千人馬，速往棋盤山去挖絕其根，又令雷震子去打碎泥塑鬼使。後人有詩嘆之曰：

虎鬪深山淵鬪龍，高明高覺逞邪蹤；當時不遇先師指，難滅軒轅二鬼風。

話說子牙安排已定，只等二門人來回令。且說高明高覺只聽得周營中鼓響鑼鳴不住，高覺曰：長兄你看怎樣？高明曰：一派盡是紅旗招展，連眼都混花了，兄弟你且聽聽看。高覺曰：鑼鼓齊鳴，把耳朵都震驚了。如何聽得見一些兒？二人急燥不表。只見李靖人馬去掘桃柳的根盤，雷震子去打泥塑的鬼使，子牙在帳內望二人回來，方可用計破之。次日，子牙在中軍，忽報雷震子回來。子牙令至中軍，問其打泥塑鬼如何？雷震子曰：奉令去打碎了二鬼，放火燒了廟宇，以絕其根，恐再爲祟，待周王伐紂成功，再重修殿宇未遲。子牙大悅，隨在帳前令哪吒、武吉在營布起一壇，設下五行方位，當中放一



罈，四面八方俱鎮壓符印，安治停當。只見李靖掘桃柳鬼根盤已畢，來至中軍回話，子牙大喜。正是：

李靖掘根方至此，

袁洪舉意劫周營。

話說子牙在中軍共議東伯侯還不見來，忽報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至。子牙令至帳前，鄭倫回令畢，交納糧印。鄭倫聽待土行孫已死，着實傷悼不表。且說袁洪在營中，自思：今與周兵屢戰未見勝負，枉費精神，虛耗日月；令左右暗傳與常昊、吳龍，令高明、高覺、沖頭陣，今夜劫姜尚的營。又令參軍殷破敗、雷開爲左右救應，殷成秀、魯仁傑爲斷後，務要此夜成功。衆將聽令，只等黃昏行事。話說子牙在中軍忽見一陣風從地而起，捲至帳前；子牙見風色異怪，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子牙大喜，傳令中軍帳釘下桃椿，鎮壓符印，下布地網，上蓋天羅，黑霧迷漫；中軍令各營俱不可輕動。李靖拒住東方，楊任拒住西方，哪吒拒住南方，雷震子拒住北方，楊戩、韋護在將臺左右保護子牙，令南宮适、武吉、鄭倫、龍鬚虎等各防守武王營寨。衆將得令而去。子牙沐浴上臺，等候袁洪來劫營寨。有詩爲證：

子牙妙算世無雙，動地驚天勢莫當；  
二鬼有心施密計，三妖無計展疆場。

遭殃楊任歸神去，逃死袁洪免喪亡；莫說孟津多惡戰，連逢劫殺損忠良。話說袁洪當晚打點人馬劫營，大破子牙，以成全功。纔至二更時分，高明高覺爲頭一隊，袁洪爲二隊。魯仁傑對殷成秀曰：賢弟依我愚見，今夜劫營，不但不能取勝，定有敗亡之禍。況姜子牙善於用兵，知玄機變化，且門下又多道德之士，此行豈無準備？我和你且在後隊見機而作。殷成秀曰：長兄之言甚善。不說他二人各自準備，且說高明高覺來至周營，點起大炮響，一聲喊殺進營來。袁洪同常昊吳龍從後接應。子牙在將臺上披髮仗劍，踏罡布斗，霎時四下裏風雲齊起。這子牙正是借崑崙之妙術，取神荼鬱壘。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高明高覺耳目能視覺千里，一遇旌旗金鼓，便惑蔽其聰明，倏然被擒；然則有耳目之靈，可不慎歟！

又批：語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當日有袁洪常昊吳龍三人怪，就有桃精柳鬼來應付。青天白日之下，純是魑魅魍魎用事，紂欲不亡得乎！

###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

力大排山氣吐虹，手拖排扒快如風；行舟陸地誰堪及，破敵營門孰敢同。

擒虎英名成往事，食牛全氣化崆峒。總來天意歸周主，火燎蟠龍嶺下紅。  
話說子牙在將臺上作法，只見風雲四起，黑霧瀰漫；上有天羅，下有地網，昏天慘地，罩住了周營。霹靂交加，電光馳驟；火光灼灼，冷氣森森，雷響不止，喊聲大震。各營內鼓角齊鳴，若天崩地塌之狀。怎見得，有詩爲證：

風霧濛濛電火燒，雷聲響亮鎮邪妖；桃精柳鬼難逃躲，早把封神名姓標。

話說高明高覺闖進周營，殺進中軍；只見鼓聲大振，三軍吶喊，一聲炮響，東有李靖，西有楊任，南有哪吒，北有雷震子，左有楊戩，右有韋護，一齊沖將出來，把高明等圍住。臺上有子牙作法，臺下四個門人齊把桃樁震動。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上下交合；子牙祭起打神鞭，打將下來，高明高覺難逃此難，只打得腦漿迸流，二靈已往封神臺去了。且說袁洪同常昊吳龍在後面催軍殺進周營，被哪吒等接住大戰。此時夤夜交兵，兩軍混戰。韋護祭起降魔杵來打吳龍，吳龍早化青光而去。哪吒也祭起九龍神火罩來罩常昊，常昊化一道青氣不見了。袁洪乃是白猿得道，變化多端，把元神從頭上現出；楊任正欲取出五火扇搗袁洪，不意袁洪頂上白光中元神手舉一棍打來，楊任及至躲時，已是不及，早被袁洪一棍打中頂門。可憐自穿雲關歸周，纔至孟津，未受封爵而死。

後人有詩嘆曰：

自離朝歌歸紫陽，穿雲關下破瘟癘；孟津盡節身先喪，俱是南柯夢一場。  
話說楊任被袁洪打死，兩軍混戰至天明，子牙鳴金，兩下收兵，子牙陞帳點視軍將，已知楊任陣亡，着實傷悼不已。楊戩上帳言曰：今夜大惡雖然斬了高明高覺，反折楊任一員大將；據弟子見袁洪等俱是精靈所化，急切不能成功，大兵阻於此地，何日結局？弟子今往終南山，借了照妖鑑來，照定他的原身，方可擒此妖魅也，不然終無了期。子牙許之。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終南山而來；不多時早至玉柱洞前，按落遁光，至洞門聽候。雲中子少時只見金霞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借煩通報，有楊戩要見師伯童子忙還禮曰：師兄少待，容吾通報。童子進洞，對雲中子曰：有楊戩在外面候見。雲中子命童子着他進來。童子出洞云：師父請見。楊戩見雲中子行禮畢稟曰：弟子今到此，欲求師伯照妖鑑一用。目今兵至孟津，有幾個妖魅阻住，周兵不能前進，雖大戰數場，法寶難治。因此上奉姜元帥將令，特地至此拜求師伯。雲中子曰：此乃梅山七怪也，只你可以擒獲。忙取寶鑑付與楊戩。楊戩辭了雲中子，借土遁往周營內來見子牙，備言此是梅山七怪。明日俟弟子擒他。話說袁洪在營中與常昊、吳龍衆將官議退。

諸侯之策，殷破敗曰：「明日元戎不大殺一場，以示威，使天下諸侯知道利害，則彼皆不能善解；與他遷延日月，恐師老軍疲，其中有變，那時反爲不美。」袁洪從其言。次日，整頓軍馬，炮聲大振，來至軍前。子牙亦帶領衆諸侯出營，兩下列成陣勢。袁洪一馬當先，子牙謂袁洪曰：「足下不知天命久已歸周，而何阻逆王師，令生民塗炭耶？」速早歸降，不失封侯之位；如若不識時務，悔無及矣。」袁洪大笑曰：「料爾不過是磻溪一釣叟耳，有何本領，敢出此大言？」回顧常昊曰：「與吾將姜尙擒了常昊，縱馬挺鎗飛來，直取子牙，傍有楊戩，催馬舞刀抵住，廝殺。」二馬往來，刀鎗並舉，只殺得凜凜寒風，騰騰殺氣。怎見得，有詩爲證：

殺氣騰騰鎖孟津，  
梅山妖魅亂紅塵；  
須臾難遁終南鑑，  
取次摧殘作鬼燐。

話說兩人大戰，未及十五合，常昊撥馬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取出照妖鑑來照，原來是一條大白蛇。楊戩已知此怪，看他怎樣騰挪，只見常昊在馬上忽現原身，有一陣怪風捲起，播土揚塵，愁雲慘慘，冷氣森森，現出一條大蛇。怎見得，有詩爲證：

黑霧漫漫天地遮，  
身如雪練弄妖邪；  
神光閃灼兇頑性，  
久於梅山是舊家。

話說楊戩看見白蛇隱在黑霧裏，而來傷楊戩，楊戩搖身一變，化作一條蜈蚣，身生兩

翅飛來，錯如利刃。怎見得他的模樣，有詩爲證：

二翅翩翩似片雲，黑身黃足氣如焚；  
雙鉗豎起渾如劍，先斬頑蛇建首勳。

楊戩變做一條大蜈蚣，飛在白蛇頭上，一剪兩斷；那蛇在地下挺折扭滾，楊戩復了本相，將此蛇斬做數斷，發一個五雷訣，只見雷聲一響，此怪震作飛灰。袁洪知白蛇已死，大怒，縱馬使一根棍，大呼曰：好楊戩，敢傷吾大將？傍有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首八臂，使火尖鎗抵住了袁洪輪馬相交，未及數合，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將袁洪連人帶馬罩住。哪吒用手一拍，現出九條火龍，將袁洪盤旋週繞，焚燒。不知袁洪有七十二變玄功，焉能燒的着他？袁洪卽借火光去了。吳龍見哪吒施勇，使兩口雙刀來戰哪吒，哪吒翻身復來接戰吳龍。楊戩在傍，忙取照妖鑑照看，原來是一條蜈蚣。楊戩縱馬舞刀，雙戰吳龍，料戰不過，撥馬便走。哪吒登風火輪就趕，楊戩曰：道兄休趕，讓我來也！哪吒聽說，便立住了風火輪，讓楊戩催馬追趕。吳龍見楊戩趕來，卽現原形，就馬脚下捲起一陣黑霧罩住自己。怎見得，有詩爲證：

黑霧陰風布滿天，梅山精怪法無邊；  
誰知治克難相怨，千歲蜈蚣化罔然。

吳龍見楊戩追趕，卽現原形，隱在黑霧之中，來傷楊戩。楊戩見此怪飛來，隨卽搖身一

變，化作一隻五色雄雞。怎見得有詩爲證：

綠耳金睛五色毛，翅如鋼劍嘴如刀；蜈蚣今遇無窮妙，卽喪原身怎脫逃！

楊戩化作一隻金雞，飛入黑霧之中，將蜈蚣一嘴啄作數斷，又除一怪。子牙與衆將掌鼓進營不表，却說殷破敗雷開與諸將親自看見今日光景，不覺笑曰：「國家不祥，妖孽方興；今日我們兩員副將，豈知俱是白蛇蜈蚣成精，來此惑人，此豈是好消息？」不若進營與主將商議何如？隨進營來，見袁洪在中軍悶坐，俱至帳前參謁。袁洪見衆將來見，也覺沒趣，乃對衆將曰：「吾就不知常昊、吳龍乃是兩個精靈，幾乎被他誤了大事。衆將曰：『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麾下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相隨，料吾兵不能固守此地。』請元帥早定大策，或戰或守，可以預謀。毋令臨期掘井，一時何及？眼見我兵微將寡，不能力敵；依不才等愚見，不如退兵固守此城，設防禦之法，以老其師。此不戰能屈人之兵者，不知元帥尊意如何？」袁洪曰：「參軍之言差矣！奉命守此地方，則地方爲重；今捨此不守，反欲退守都城，此爲臨門禦寇，未有不敗者也。今姜尚雖有輔佐之人，而深入重地，亦不能用武；看吾在此地破敵，吾自有妙策，諸將勿得多言。各人下帳。魯仁傑與殷成秀曰：『方今時勢，也都見了；料商朝社稷，終屬西岐。況今日朝廷不明，妄用妖精爲將，

安有能成功之理？但我與賢弟受國恩數代，豈可不盡心於國，然而就死也。須死在朝歌，見吾輩之忠義，不可枉死於此地，與妖孽同腐朽也。不若乘機討一差遣，往而不返可也。二將議定，忽有總督糧儲官上帳來稟，袁洪曰：軍中只有五日行糧，不足支用，特啓元帥定奪。袁洪命軍政司修本往朝歌催糧，傍有魯仁傑出而言曰：末將願往。袁洪許之。魯仁傑領命往朝歌去催糧不表。且說朝歌城來了一個大漢，身高數丈，力能陸地行舟，頓餐隻牛，用一根排扒木，姓鄔名文化，揭招賢榜投軍。朝廷差官送鄔文化至孟津營聽用；來至轅門，左右報與袁洪，袁洪命令來，鄔文化同差官至中軍見禮畢，通名站立。袁洪見鄔文化一表非俗，恍似金剛一般，撐在半天裏，果是驚人。袁洪曰：將軍此來，必懷妙策，今將何計以退周兵？鄔文化曰：末將乃一勇鄙夫，奉聖旨齎送元帥帳下調用，聽憑指揮。袁洪大喜，將軍此來，必定首建大功，何愁姜尚不授首也？鄔文化次日清晨上帳領令，出營搦戰，倒拖排扒木，行至周營大呼曰：傳與反叛姜尚，早至轅門洗頸受戮。話說子牙在中軍帳，猛聽戰鼓聲響，擡頭觀看，見一大漢豎在半天裏，驚問衆將曰：那裏來了一個大漢？只見軍政官報商營有一大漢，口出大言，請令定奪。有龍鬚虎出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分付曰：你須仔細。龍鬚虎領命出營來，鄔文化低頭



往下一看，大笑不止。那裏來了一個蝦精？龍鬚虎擡頭看鄔文化，怎生兇惡，有詩爲證：  
身高數丈，髻擲頭，口似窰門，兩眼樞，丈二蒼鬚如散線，尺三草履似行舟。  
生成力大排山岳，食盡全牛賽虎彪，陸地行舟人罕見，蟠龍嶺上火光愁。

鄔文化大呼曰：周營中來的是個甚麼東西？龍鬚虎大怒罵曰：好匹夫！把吾當作甚麼東西？吾乃姜元帥第二門徒龍鬚虎是也。鄔文化笑曰：你是一個畜生，全無一些人相！難道也是姜尙門徒？龍鬚虎曰：村匹夫，快題名來，殺你也好，上功勞簿！鄔文化罵曰：不識好歹，孽畜！吾乃紂王御前袁元帥麾下威武大將軍鄔文化是也。你快回去叫姜尙來受死，饒你一命！龍鬚虎大怒罵曰：今奉令特來擒你，尙敢多言？發手一石打來，鄔文化一排扒木打下來，龍鬚虎閃過，其釘打入土有三四尺深，急自拽起釘扒來，倒被龍鬚虎在大腿連腰上打了七八石頭，轉過身又打了五六石頭，只打得是下三路。鄔文化化身大，轉身不活，不上一個時辰，被龍鬚虎連腿帶腰打了七八十下，打得鄔文化疼痛難當，倒拖着排扒木望正東上走了。龍鬚虎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其事，衆將俱以爲大而無用，子牙也不深究，所以彼此相安不察。且說鄔文化敗走二十里，坐在一山崖上，擦腿摸腰，有一個時辰，乃緩緩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曰：啓元帥，鄔文化在

轅門等令。袁洪吩咐令來，鄔文化來至帳前，參謁袁洪。袁洪責之曰：「你今初會戰，便自失利，挫動鋒銳，如何不自小心？」鄔文化曰：「元帥放心，末將今夜劫營，管教他片甲不存。上報朝廷，下洩吾恨。」袁洪曰：「你今夜劫營，吾當助爾。」鄔文化收拾打點，今夜去劫周營。此是子牙軍士有難，故此有失。正是：

一時不察軍情事，

斷送無辜填孟津。

話說子牙不意鄔文化今夜劫營，將至二更時分，商朝營裏一聲炮響，喊聲齊起；鄔文化當頭撞進轅門，那時黑夜，誰人抵敵，沖開七層鹿角，撞翻四方木柵擋牌。鄔文化把排扒木，只是橫掃兩邊，也是周營軍士有難，可憐被他沖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六十萬人馬，在中軍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又有袁洪協同，黑夜中袁洪放出妖氣籠罩住營中，驚動多少大小將官。子牙聽得大漢劫營，急上了四不相，手執杏黃旗，護定身子。只聽得殺聲大振，心下着忙；又見大漢二目如兩盞紅燈，衆門人各不相顧，只殺得孟津血水成渠。有詩爲證：

姜帥提兵會列侯，

袁洪賭智未能休；

朝歌遣將能催敵，

周寨無謀是自蹂。

軍士有災皆在劫，

元戎遇難更何尤；

可惜英雄徒浪死，

賢愚無辨喪荒邱。

謠說鄔文化夤夜劫周營，後有袁洪助戰，周將睡熟，被鄔文化將排扒木兩邊亂掃，可憐爲國捐軀，名利何在？袁洪騎馬仗妖術，冲殺進營，不辨賢愚，盡是些少肩無臂之人，都做了破腹無頭之鬼。武王有四賢保駕，奔逃，子牙落荒而走，五七門徒借五遁逃去。只是披肩執銳之士，怎免一場大厄，該絕者難逃天數，有生者躲脫災殃。且說鄔文化直冲殺至後營，來到糧草堆跟前，此處乃楊戩守護之所。楊戩忽聽得大漢劫營，姜元帥失利，急上馬看時，見鄔文化來得勢頭甚兇，欲要迎敵，又顧糧草，心生一計，且救眼下之危，忙下馬念念有詞，將一草豎立在手，吹口氣叫聲：變化了一個大漢，頭撐天腳踏地，怎見得，有讚爲證：

頭有城門大，二目似水缸；鼻孔如水桶，門牙扁擔長。鬚鬚似竹筍，口內吐金光；大呼鄔文化，與吾戰一場！

話說鄔文化正盡力冲殺，燈光影裏見一大漢，比他更覺長大，大呼曰：那匹夫漫來，吾來也！鄔文化擡頭看見，嚇得魂不附體：我的爺來了！倒拖排扒木，回頭就走；也不管好歹，只是飛跑。楊戩化身隨後趕來一程，正遇袁洪，楊戩大呼曰：妖怪！怎敢如此？使開三尖刀，飛奔殺來；袁洪使棍抵住，大戰一回。楊戩祭哮天犬時，袁洪看見，化一道白光，

脫身回營。且說孟津衆諸侯聞袁洪劫姜元帥的大營，驚起南北二鎮諸侯，齊來救應；兩下混戰，只殺到天明。子牙會集諸門人，尋見武王，收集敗殘人馬，點算損折軍兵，有二十餘萬；帳下折了將官，三十四員。龍鬚虎被鄔文化排扒木絕其性命，軍士有見龍鬚虎的頭掛在排扒木上，因此報知。子牙聞龍鬚虎被亂軍中殺死，子牙傷悼不已。衆諸侯上帳問武王安，楊戩來見子牙，備言鄔文化沖殺，是弟子如此治之，方救得行糧無虞。子牙曰：一時失於檢點，故遭此厄，無非是天數耳。心下鬱鬱不樂，納悶中軍。且說袁洪得勝回營，具本往朝歌報捷。鄔文化大勝周兵，尸塞孟津，其水爲之不流。羣臣具賀，自征伐西岐，從未有此大勝。紂王大喜，日日縱樂，全不以周兵爲事。且說楊戩來見子牙曰：如今先將大漢鄔文化治了，然後可破袁洪。子牙曰：須得如此，方可絕得此人。楊戩領令，去到孟津哨探路徑，走有六十里，至一所在，地名蟠龍嶺。此山灣環如蟠龍之勢，中有空闊一條路，兩頭可以出入。楊戩看罷，心下大喜曰：此處正好行此計也！忙回見子牙，備言蟠龍嶺地方可以行計。子牙聽說大喜，在楊戩耳邊備說如此，可以成功了。正是：

計燒大漢鄔文化，

須得姜公用此謀。

話說子牙令武吉、南宮适領二千人馬往蟠龍嶺去埋伏引火之物，中用竹筒引線，暗埋火炮、火箭各項等物。嶺上下俱用柴炭引火，乾燥物件預備停當，只等鄒文化來至，便可行計。二將領命去訖。話說鄒文化得了大功，紂王差官齎袍帶表禮等物獎諭。鄒文化、袁洪二將謝恩，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袁洪對鄒文化曰：「荷蒙天子恩寵獎諭，將軍我等當得盡忠竭力，以報國恩，不負吾輩名揚於天下也。」鄒文化曰：「末將明日使姜尚無備，再殺他個片甲無存，早早奏凱。」袁洪喜曰：「設宴慶賀，正談笑間，探事馬報入中軍，啟元帥，今有姜子牙與武王在轅門閒看吾營，不知有何原故？請令定奪。」袁洪聽報，即令鄒文化暗出大營，抄出子牙之後，擒之如探囊取物耳。鄒文化領命忙出後營門，撒開大步，拖排扒木如飛雲掣電而來，大呼曰：「姜尚休走！今番吾定擒你成功也！速下騎受死，免吾費力。」子牙與武王見鄒文化追來，撥轉坐騎，望西南而逃。鄒文化見子牙、武王落荒而走，放心追來。子牙回顧，誘鄒文化曰：「將軍，你放我君臣回營得歸故國，再不敢有犯邊界，吾君臣感將軍洪恩不淺矣。」鄒文化曰：「今番錯過，千載難逢！拚命趕來，那裏肯捨。」望前趕了一個時辰，姜子牙與武王是有腳力的，鄒文化步行，怎當得他走，急急追趕，一氣趕了五六十里。鄒文化氣力已乏，立住腳不趕了。子牙回顧有

時見鄔文化不趕，子牙勒轉坐騎大呼曰：鄔文化你敢來，與吾戰三合麼？鄔文化大怒曰：有何不敢？回身又望前趕來。子牙勒轉四不相又走，看看趕至蟠龍嶺了，子牙君臣進山口去了。鄔文化大喜，姜尚進山，似魚遊釜中，肉在几上。隨後追進山口，不知鄔文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從來妖邪鬼魅，安能白晝勝人？不過混亂一場而已；所以高明高覺常昊，吳龍皆陸續被擒，只是商朝氣數，不卜可知其敗也。豈有堂堂天子，而魑魅魍魎，公然橫行於青天白日之下哉？

又評：鄔文化一勇之夫，固無足論；只笑姜子牙爲武事中鼻祖，闡教中之高士，如何不能前知？如何不諳紀律？令全軍屠戮武王著驚，子牙公安能道其責？以理定罪，則當今之祖武其事，尸祝其神者，俱當罰去。

###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梅山七怪阻周兵，逞異誇能苦戰爭；狗寶雖兇誰獨死？牛黃縱惡自戕生。

朱真伏地先無項，楊顯縱橫後亦薨；堪笑白猿多惹事，千年道行等閒傾。

話說武吉南宮適望見子牙引鄔文化進山，先讓過子牙與武王，用木石疊斷前山，只

見鄔文化趕進山口，不見了子牙武王，立住了脚，遲疑四望，竟無蹤跡。正欲迴身出山，只聽得兩邊炮響，殺聲振地。山上用滾木大石，疊斷山口；軍士用火弓、火箭、火炮、乾柴等物，望山下拋放，只見四下裏火起，滿谷烟生。怎見得好火，讚曰：

騰騰烈焰，滾滾烟生。一會家地塌山崩，霎時間雷轟電掣；須臾綠樹盡沾紅，頃刻青山皆帶赤。那怕你銅牆鐵壁，說甚麼海闊河寬；任憑他燦石流金，遇着時枯泉轍涸。風乘火勢逞雄威，火借風高眞惡毒。休說鄔文化血肉身驅，就是滿山中披毛帶角的，皆逢其劫。

話說鄔文化見後面火起，疊斷歸路，抽身轉奔進山來；那山脚下地炮地火發作，望上打來，可憐頂天立地的大漢，陸地行舟的英雄，只落得頃刻化爲灰燼！後人有詩嘆之曰：

夜劫周營立大功，孟津河下逞英雄；  
姜公妙算驅楊戩，火化蟠龍一陣風。

話說楊戩武吉南宮适見燒死了鄔文化，俱回來見姜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又謂楊戩曰：只是袁洪此怪未除，如之奈何？楊戩曰：此怪乃梅山得道白猿，最是精靈，俟徐徐除之子牙曰：且等東伯侯來至，諸侯方可進兵。話說袁洪聞報，知道燒死了鄔文化，

心中不樂。正獨坐納悶，忽報轅門外有一頭陀求見。袁洪傳令請來。少時，頭陀至中軍打稽首曰：元帥貧道稽首了。袁洪曰：道者請了。道者從何處來，有何見諭？頭陀曰：吾亦在梅山地方居住，與元帥相隔不遠，姓朱名子真。今知元帥爲紂王出力，特來助一臂之力，不識元帥肯容納否？袁洪聽說大喜，邀請頭陀上坐。朱子真再三謙讓，就席而坐。傍有參軍殷破敗、雷開二將聽得，又是梅山之土，乃相謂嘆曰：此又是常昊、吳龍一黨！袁洪命治酒款待朱子真一宵不表。次日，朱子真提寶劍在手，率左右行至周營，坐名請姜尚答話。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聽見有道者，忙傳令南北二處諸侯齊出轅門，排開隊伍，自己親率諸衆弟子，出轅門列成陣勢，見商朝旗門腳下來一頭陀，怎見得有讚爲證：

面如黑漆甚蹊蹺，頰下髭鬚一剪齊；長唇大耳真兇惡，眼露光華掃帚眉。阜服絲絛飄蕩蕩，渾身冷氣沒人肌；梅山猪怪逢楊戩，不久周營現此軀。

話說朱子真步行至前，見子牙簇擁而至，子牙曰：道者何人？朱子真曰：吾乃梅山鍊氣士。朱子真是也。姜子牙曰：你不守分安居，來此何幹？是自尋死亡也。朱子真大笑曰：商朝相傳數十世，爾等世受國恩，無故造反，侵奪關隘，反言天命人心，真是妖言惑衆，不



忠不孝之夫！吾今日到此，快快下馬納降，各還故土，尙待你等以不死，如有半字不然，那時拿住，定碎尸萬段，悔無及矣。子牙大罵曰：無知匹夫！你死在目前，尙不自知，猶自饒舌也。朱子真仗劍來取子牙，只見傍有南伯侯麾下副將余忠，此人不信道術，使狼牙棒，面如紫棗，三柳長鬚，飛馬大呼曰：此功留與我來取！子牙見左哨來了，余忠一馬當先，也不答話，使開棒夾頭就打。朱子真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劍棒並舉，未及二十合，朱子真轉身就走，余忠隨後趕來。子牙傳令擂鼓呐喊，以助軍威。余忠追來，未及一里之路，朱子真乃是妖魅，足下陰風簇擁，一派寒霧籠罩，故馬亦追之不上。朱子真把身子立住，余忠馬看看至近，子真回頭把口一張，一道黑烟噴出，籠罩其身，現出本相，一口把余忠咬了半段，余忠尸骸倒於馬下。朱子真復現原身，回奔而來，大呼曰：姜子牙，敢與吾立見雌雄麼？楊戩在傍用照妖寶鑑一照，原來是一個大豬。楊戩把馬催開，使三尖刀從後面大喝曰：好孽障！少來，有吾在此！使開刀分頂門砍來，朱子真手中劍急架忙迎，馬步相交，刀劍並舉。未及數合，朱子真抽身就走，楊戩隨後趕來。朱子真如前復現原身，將楊戩一口吃去；子牙見楊戩如此，傳令回兵進營。朱子真得勝，來見袁洪，袁洪大喜，治酒款待朱子真賀功。正飲之間，忽報轅門有一傑士求見。袁洪傳

命令來。少時見一人面如傅粉，海下長髯，頂生二角，戴一頂束髮冠，傘帳下行禮畢。袁洪問曰：傑士何方人氏？其人答曰：末將姓楊，名顯，祖居梅山人氏。此傑士乃是羊精也。借楊成姓，也是梅山七怪，俱是袁洪一起，只恐傍人看破，故此陸續而來，託姓借名，以掩衆人耳目。當時袁洪留在中軍，賜坐飲酒，楊顯與朱子真各自誇能鬪勝，嘵嘵不休。殷破敗自思，又是袁洪等一黨妖孽耳！默對雷開不語。只見大小將官，正飲酒方到二更時分，聽得朱子真腹內有人言曰：朱道人，你可知道吾是誰？朱子真驚得魂不附體，忙問曰：你是誰？你實在那裏？楊戩在腹內答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是也。今已在你腹內，你只知貪吃血食，不知在梅山吃了多少衆生？今日你這孽障，罪惡貫盈！我把你的肝腸弄一弄，把手在他心肝上一搯。朱子真大叫一聲：痛殺我也！口稱：大仙饒了小畜罷！楊戩曰：你是欲生欲死？朱子真曰：望大仙慈悲，小畜在梅山也不知費幾許辛苦，探天地靈氣，吸日月精華，方能修成人形，今不知分量，干犯天威，望乞恕饒，真再生之德也！楊戩曰：你既要全生，你可速現原身，跪伏周營，吾當饒你性命。如不依吾言，我把你的心肝腑臟都摘下你的來。朱子真沒奈何，有法也無處使，只得苦苦哀告。楊戩大叫曰：如若遲了，吾就動手！朱子真只得隨現原形，是一個大豬，濕濕

蕩蕩走出轅門；就把袁洪急得抓耳撓腮，楊顯惱得無名火發，有力也無有用處，只得聽之而已。話說豬精走至周營轅門前跪伏。此時南宮适巡營，剛纔回更，巡至轅門，只見一豬伏着。南宮适曰：此是民間參養的，怎走至此間來？等到天明，叫原人領去。楊戩在豬腹內大呼曰：南將軍報與姜元帥得知，此是梅山豬怪，今早見陣，是吾鑽入他腹裏；特地擒伏至此，快請元帥來轅門發落。南宮适方悟，知是楊戩變化在他肚裏，不覺大喜，忙進營門，至中軍外帳，將雲板敲響，請元帥陞帳議事。內使傳與子牙，子牙忙陞帳，南宮适上帳啓元帥曰：楊戩收伏梅山豬精，已在營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命衆將掌上燈毬火把出營，不一時，一聲炮響，子牙率領衆諸侯齊出轅門看時，果是一口大豬，跪伏在地。子牙問曰：你這孽障沒來由，何苦自取殺身之禍？楊戩在腹內應曰：請元帥施行，斬除此怪，以絕後患。子牙傳令，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豬頭斬落在地，楊戩借血光而出，現了自己真身，衆諸侯無不欣羨。子牙命將豬頭掛在轅門號令，俱回營寨不表。只見袁洪謂楊顯曰：似此露出本相，成何體面？把吾輩在梅山千年道術，一代英名，俱成畫餅，豈不愧哉？誓不與姜尚干休。楊顯曰：楊戩他恃自己有變化之術，不意朱子真誤中奸計，若不復此仇，豈能再立於人世？二人正彼此痛恨，忽轅

門官報入中軍。啓元帥有天使至，請令定奪。袁洪忙出轅門迎接天使。天使曰：奉天子敕命，送一賢士至軍前聽用。袁洪接了旨意，打發天使去了。復至中軍坐下，命左右令來將參謁。來將至中軍參拜畢，袁洪問曰：將軍何名？來者答曰：末將姓戴名禮，梅山人氏。聞紂王招賢，故不辭千里之遠，特來効勞於麾下。此怪也是梅山之狗精，恐怕被人識破，故此陸續而來。若爲不知耳。袁洪與衆將曰：今日又添一賢士，定然與他決個雌雄。隨傳令放炮，吶喊一聲，排隊伍出營，請子牙答話。周營軍政司報入中軍。啓元帥有袁洪搦戰。子牙隨帶諸將出營，見袁洪走馬至軍前。子牙曰：袁洪，你不知時務，眼前覆軍殺將，天意可知。今紂惡貫盈，人神共怒，諒你不過區區螳臂，敢與天下諸侯相拒哉？袁洪笑曰：你偶爾得勝，便自矜誇，量你今日斷然無生回之理。問左右曰：誰與吾捉此反臣也？左有楊顯，大呼曰：候末將擒此反賊。子牙看來將白面長鬚，頂生二角，怎見得有讚曰：

頂上金冠生殺氣，柳葉甲掛龍鱗砌；頭生雙角氣崢嶸，白面長鬚聲更細。梅山妖孽號羊精，也到孟津將身斃；從來邪正到頭分，何苦身投羅網地？

話說楊顯走馬搖戟，冲殺過來，楊戩在旗門下用照妖鑑一照，却是一隻羊精。楊戩收

鑑走馬，舞三尖刀，也不答話，接住廝殺。刀戟並舉，殺在虎穴龍潭。二將正戰之間，只見商朝營裏，一將使兩口刀飛奔前來，大叫曰：楊兄弟，吾來助爾一臂之力！子牙傍有哪吒，登風火輪使開火尖鎗迎來。怎見的此怪，有詩爲證：

嘴尖耳大最蹊蹺，遍身妖光透九霄；  
七怪之中他是首，千年得道一神獠。

話說哪吒用鎗阻住，大呼曰：匹夫慢來！通名來好記功勞簿。來將答曰：吾乃袁洪副將戴禮是也。哪吒使開鎗，劈胸就刺；戴禮雙刀，急架相還。輪馬相交，刀鎗並舉，大戰在一處。且說楊戩戰楊顯，有二三十合。楊顯撥馬便走；楊戩趕來，楊顯在馬上吐出一道白光，連馬罩住，現本身來傷楊戩。楊戩化一隻白額斑斕猛虎，楊顯見楊戩變了一隻猛虎，已尅住了，他急欲逃走，早被楊戩一刀砍爲兩段。楊戩割下羊頭，大呼曰：啓元帥，弟子又殺了梅山一怪也。戴禮與哪吒正酣戰間，戴禮口內吐出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哪吒頂門打來；哪吒見勢頭兇惡，諒不能治伏，只得閃一鎗敗下陣來。楊戩見哪吒失機走馬，大呼曰：孽障不得無禮，吾來也！使開三尖刀來戰戴禮。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戴禮撥馬便走；楊戩縱馬趕來，戴禮又吐出一粒紅珠，現出光華來傷楊戩。楊戩祭起哮天犬，飛在空中。此犬乃是仙犬，看見此珠十分兇惡，竟讓過他的珠，來奔戴禮。戴禮

見仙犬奔來，正欲抽身逃走，早被哮天犬一口咬住，不能掙扎。楊戩手起一刀，揮於馬下。有詩爲證：

梅山狗怪逞猖狂，鍊寶傷人勢莫當；豈意仙犬能伏怪，紅塵血染命空亡！

話說楊戩又殺了狗怪，掌鼓回營。子牙陞帳，見楊戩屢破諸怪，大喜慶賀。楊戩不表。且說袁洪回至中軍，又見戴禮被戮，現出原形，心下甚是不樂。衆將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十分沒法。忽轅門官來報，啓元帥，轅門外有一大將求見。袁洪傳令來。少時，令至帳前，見一人身高一丈六尺，頭生雙角，捲嘴尖耳，金甲紅袍，全身甲冑十分軒昂，戴紫金冠，近前施禮。袁洪問曰：將軍高姓大名，來將答曰：末將姓金，雙名大升，祖貫梅山人氏。此來者又是牛怪，用三尖刀力大無窮，今來助袁洪，俱是梅山七怪之數。袁洪故問，以遮衆人耳目。袁洪乃設酒款待。次日，金大升上了獨角獸，提三尖刀至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營有一大將請戰。子牙對衆將問曰：誰見陣走一遭，言未畢，傍有鄭倫出而言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鄭倫上了金睛獸，撻降魔杵，出了營門，見對面一將，生的怪異雄偉。鄭倫問曰：來者何人？金大升答曰：吾乃袁洪麾下副將金大升是也。爾是何人，快通名來。鄭倫答曰：吾乃總督五軍上將軍鄭倫是也。吾觀你異相非人，

焉敢阻時雨之師，有逆天之罪！早早歸周，共破獨夫，以誅無道；如不知機，自取辱身之禍。金大升大怒，催開獨角獸，使三尖刀砍來，鄭倫手中杵劈而相迎；二獸相交，大戰數合。金大升乃是牛怪，腹內鍊成一塊牛黃，有碗口大小，噴出來如火雷一般；鄭倫不及預防，正中面上，打傷鼻孔，腮綻唇裂，倒撞下獸去，被金大升手起一刀，揮爲兩段。可憐正是：

胸中奇術成何用？

只落名垂在史篇。

話說金大升斬了鄭倫，掌鼓回營；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鄭倫被商營大將金大升所傷，請令定奪。子牙聞報，着實傷悼，嘆曰：鄭倫屢建大功，自從蘇侯歸周，一路督糧有功，王室豈知至此，喪於無名下將之手？情實可傷！子牙淚下如雨，有詩弔之：

胸中妙術孰能班？

豈意遭逢喪此間？

惟有清風常在伴，

忠魂依舊返家山！

話說子牙次日令下，誰爲鄭倫報仇？走一遭，傍有楊戩應聲答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楊戩隨卽上馬提刀，至商朝營前，坐名要金大升出來答話。少時，見商朝營內炮聲響處，只見金大升坐獨角獸，來至軍前，大呼曰：來者通名。楊戩曰：吾乃楊戩是也，你就是金大升麼？大升曰：然也。楊戩舞刀直取，金大升手中三尖刀赴面迎來；二將俱是三尖

刀往來衝突，一場大戰，有三十餘合。楊戩先未曾用照妖鑑照他，不防金大升噴出牛黃，此寶猶如火塊飛來；楊戩見來得太急，化一道金光往正南而走。金大升隨後趕來，大升的獨角獸來的快，楊戩忙取照妖鑑出來照時，却原來是個水牛。楊戩回身欲變化拿他，忽然前面上一陣香風縹緲，異味芳馨，氤氳遍地，有五彩祥雲，隱隱中一對黃旛飄蕩，當中有一位道姑，跨青鸞而至，傍有女童三四對，應聲叫曰：楊戩早來見娘娘，聖駕！楊戩聽說，乃向前拱手施禮曰：弟子楊戩參見娘娘。那道姑曰：楊戩，吾非別神，乃女媧娘娘是也。今見商朝已盡，周室當興，吾特來助你降伏梅山之怪。令楊戩立於一傍，乃命青雲女童將此寶去把那孽障牽來。青雲女童接寶在手，只見金大升足踏陰雲，提刀趕來；青雲女童上前攔住，大呼曰：那孽障！娘娘聖駕在此，休得無禮！今奉娘娘法旨，特來擒你。金大升大怒，將刀往上一舉，劈面砍來；青雲女童將伏妖索祭起空中，只見黃巾力士將金大升穿起鼻子來，用銅鎚把金大升脊背上打了三四鎚，一聲雷響，金大升現出原身，乃是一匹水牛。楊戩向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娘娘聖壽無疆！女媧曰：楊戩，你且將牛怪帶回周營發落，我還助你收伏白猿精怪也。楊戩別了女媧，把牛牽着回來。且說子牙在中軍，聽報到楊戩化一道金光往正南上去了；這大



將趕去，不知吉凶。子牙驚疑不定。哪吒曰：楊戩自有運用，元帥何必驚疑？子牙曰：方今東伯侯人馬來至，況有梅山七怪阻住吾師，使吾心下不能安然。言未畢，只見報馬來報：啓元帥，楊戩回來。子牙令至帳前，問其原故。楊戩把女媧娘娘收伏牛怪之事說了一遍。今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請衆諸侯齊至大營門，看吾號令此怪。少時，衆諸侯齊至轅門，子牙命牽過牛怪，用縛妖繩將此怪縛在地下，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牛頭斬下。孟津河八十萬人馬，齊聲喝采。子牙命將牛頭掛在棋杆上，號令，掌鼓回營。却說袁洪已知梅山衆兄弟俱被子牙所滅，欲前而不能進，欲後而不能退；着實無計，事屬兩難，心下甚是憂疑不表。只見子牙回營升帳，問楊戩曰：梅山絕了幾怪？楊戩掐指一算：啓元帥已滅了六怪。子牙曰：今晚傳與衆諸侯，二更時分，齊劫商朝大營。又令楊戩你可單劫袁洪此怪，取巧降伏，大事可定。楊戩答曰：弟子同哪吒雙去建功，更覺易於爲力。子牙許之，仍將衆將分派已定不表。却說袁洪在營中與參軍殷破敗、雷開二將議曰：今主上命吾等在此守禦，此處周兵雖多，能者甚少；況連日朝歌不曾見有救兵，亦不曾見吾捷報，恐天子憂心，深屬不便。命中軍具疏往朝歌，請天子速發援兵前來接應。中軍官具表求救。且說子牙親乘坐騎，時至二更，一聲炮響，周

兵吶一聲喊，齊殺進商朝營裏去。正是：

黑夜冲營無準備，  
三軍無故受災殃。

話說南伯侯鄂順領二百諸侯一齊奮勇當先，北伯侯崇應鸞冲殺進左營，李靖韋護雷震子冲殺進右營，楊戩哪吒殺入大營，進中軍來戰袁洪。且說袁洪聽得周將劫營，忙上馬使一根鐵棍，方出中軍，恰逢楊戩，也不答話，二馬相交，只殺得愁雲蕩蕩，慘霧紛紛。怎見得，有詩爲證：

夜劫商營神鬼驚，  
喊聲齊發鼓鑼鳴。  
軍兵奮勇誰堪敵？  
將士施威孰敢撓？

破敗無心貪戀戰，  
雷開有意奔途程。  
梅山七怪從今滅，  
掃蕩妖氛宇宙清。

話說衆諸侯齊殺入商朝營裏，只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溝渠，哀聲慘切，不堪聽聞。只見楊戩大戰袁洪，袁洪現出原身，起在半空，將楊戩劈頭一棍，打得火星迸出，楊戩有七十二變，隨化一道金光，起在空中，也照袁洪頂上一刃劈將下來。這袁洪也有八九功夫，隨刀化一道白氣護住其身，楊戩大喝曰：梅山猴頭焉敢弄術？拿住你定要剝皮抽筋！袁洪大怒曰：你有多大本領，敢將吾兄弟盡行殺害？我與你勢不兩立，必擒你碎尸萬段，以報其恨！二人各使神通，變化無窮，相生相尅，各窮其技。凡人世物件禽獸，無不

變化盡使其巧，俱不見上下。袁洪暗想：此時周兵已攻破大營，料不能支，且將他誑上梅山，入吾巢穴，使他不能舒展。那時再擒他不難，便棄了大營，往梅山逃去不表。且說衆諸侯追殺商朝敗殘人馬，殺到天明，子牙鳴金收兵，衆諸侯各自回營。正是：

百萬雄兵齊唱凱，

子牙全勝進轅門。

話說楊戩見袁洪縱祥光而去，乃棄了馬，亦縱步借土遁緊緊追趕，只見袁洪隨變一塊怪石，立在路傍。楊戩正趕，忽然不見了袁洪，卽運神光定睛觀看，已知袁洪化爲怪石；隨卽變一石匠，手執鑽鎚，上袁洪，知他識破，便化陣清風往前去了。如此兩家各使神通，看看趕上梅山，忽的又不見了袁洪。楊戩上得梅山，果然好景，怎見得，有詩爲證：

梅山形勢路羊腸，古柏喬松兩岸傍；  
颯颯陰風愁霧裏，妖魔假此匿行藏。

話說楊戩上了梅山，四面觀望一遍，忽聽得崖下一聲響，竄出千百小猴兒，手執棍棒齊來，亂打楊戩。楊戩見衆小猴猴左右亂打，情知不能取勝，不若脫身下山。楊戩化道金光去了。方纔轉過一坡，只聽得一派仙樂之音，滿地祥雲繚繞，又見女媧娘娘駕臨，楊戩俯伏山下，叩首曰：弟子楊戩，不知娘娘聖駕降臨，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女媧曰：你雖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善會八九變化，不能降伏此怪，吾將此寶授你，

可以收伏此惡怪也。楊戩叩首拜謝，女媧娘娘自回宮去了。楊戩將此寶展開看時，心中甚是歡喜。此寶乃是山河社稷圖。楊戩一一依法行之，懸於一大樹上。楊戩復上梅山，依舊找尋原路。話說袁洪見楊戩復上梅山，乃大呼曰：楊戩你此來，是自送死也！楊戩大笑曰：你今日諒無生理！使開刀直取袁洪，袁洪也使開棍劈面交還。二人大戰一會，楊戩轉身就走。袁洪隨後趕來。楊戩下了梅山，往前又走，忽見前面一座高山，楊戩逕上了山。袁洪隨趕上山來，不知此山乃女媧娘娘變化的。山河社稷圖變化的，袁洪趕上山來，入於圈套，再不能下山。楊戩將身一縱，下了山河社稷圖，只見袁洪在山上左跑右跳，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梅山七怪，並無一個好看的，其略看得不過一白猿而已，其餘皆豬狗牛羊而已。畜類當斯之時，真可謂有天無日，即後世之失天下，混亂無紀，未有若此者也。紂惡可謂極矣！

又評：楊戩降諸精，逕鑽入他腹內，雖然擒獲有功，只是他大腸內，一陣豬屎臭，何以爲情！楊戩甚是伶俐，只此一節，未得便宜。

上海明文書局出版

最新  
增訂

# 現行中華新六法

全十二冊  
二元

是書自民國五年發行至民國十年重訂一次久已風行一時爲司法界之圭臬此次復加增訂內容更爲刷新凡近今公佈之憲法及民刑訴訟條例（即民刑訴訟律草案改定頒佈者）至關於商法則加入商標法及證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條例等等皆爲重要之法律凡行政界立法界司法界以及律師商人均宜人手一編也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校重

# 古文辭類纂評註

全十六冊精裝  
二函定價四元

# 續古文辭類纂評註

全八冊精裝  
一函定價二元

古文辭類纂正續兩書。爲研究古文者必讀之本。文家早有定論。坊行各本字句既多訛奪。音注又復簡略。學者病之。茲據姚氏家藏本。王氏原刊本。重行校勘。備列評語。詳加音注。就正時賢。僉云美善。分售合售。特定廉價。以期普及。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6 88408

